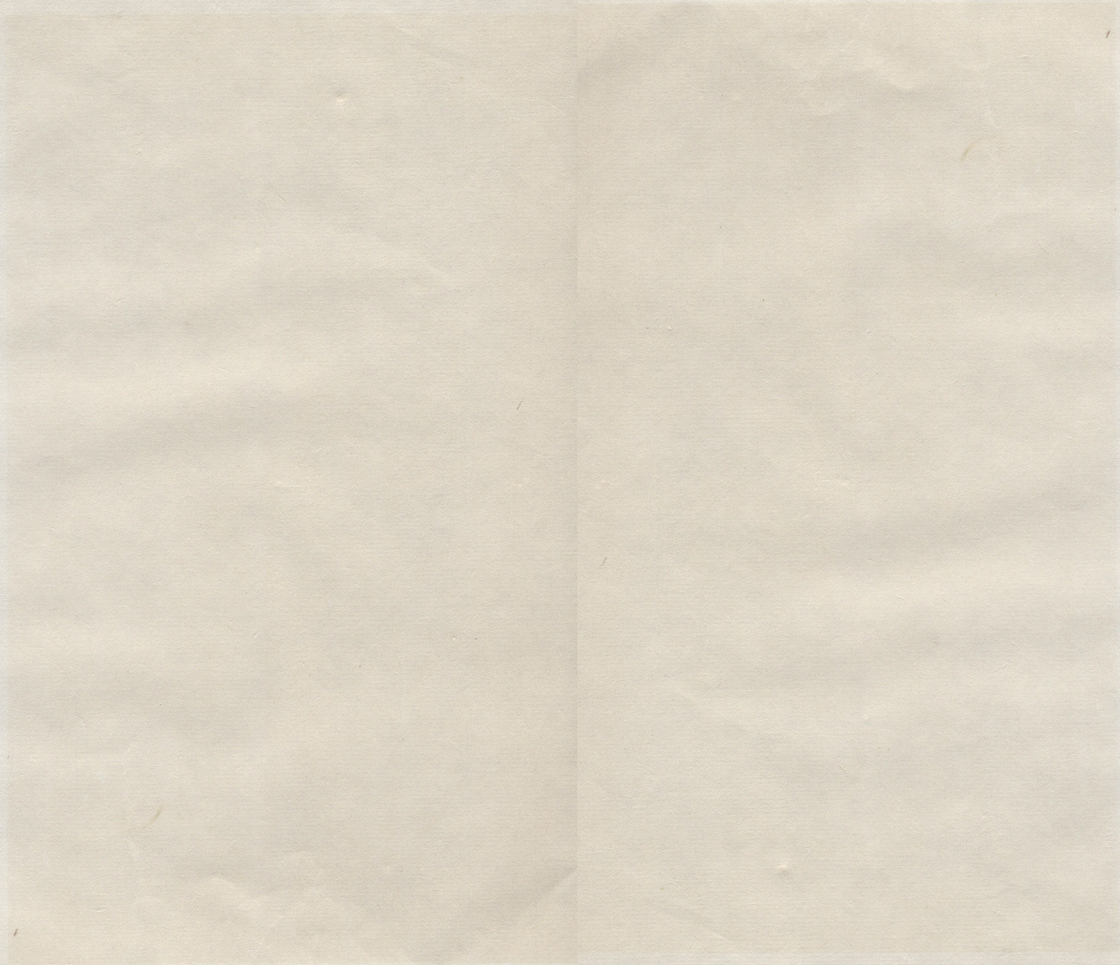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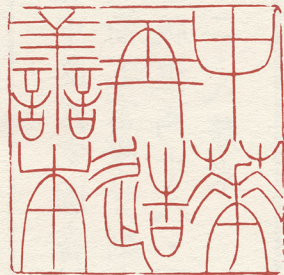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畢
萬裔宅富學堂刻本影印原
書版框高十八·四釐米寬
十二·八釐米



六朝通鑑博議
宋刊
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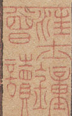
士大夫攷古論今期為有用之學故平
暇日談經研史討論興衰治亂之故使其
胸中瞭然具有成蘊而後立人之朝始得
以推其所學而引君以當道善知所勸惡
知所戒而措一世於大治孟軻氏所謂幼
學壯行者是也

國朝以科舉取士而士知以科舉進身明
經取青紫固未嘗乏人至於史學則自七
制三宗之外平日未之識面也粵自先正
歐陽子司馬公之徒以文章學術高蹈天
下或廣舊述新全一代之史或日編月累
成萬代之典炳耀一時而昭鑠萬世自公之
後蓋未有人 李侍郎六朝通鑑博議其
用志於史也何其深耶觀其始自於吳終
之以隋既撫其大綱總為一論又條其節
目明其去取詳具出處其間政事之闕失

形勢之險易攻取之順逆人才之長短莫
不曉然具載揭其名曰通鑑博議其殆與
草廬之數語圮上之一編相為伯仲而思
欲同其功業者也孰謂史學之果難乎其
人哉昔韓昌黎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
裾公聞人也而勸學者反似乎峻及觀博
陸之事貽羞萬世則公之言有益之言哉
愚固不敢接以說以勉人然博議一書有
志於學者苟能反覆攷之則曾中所得自
有真趣矣時紹熙三載孟冬之一日秀園

陳之賢序

乞尚史學劄子



勅送到臣寮劄子奏臣聞士之於學必經史
兼通而後可經所以明理史所以考古今成
敗興亡之變然後其學爲有用切見近日學
校科舉之弊患在士子視史學爲輕夫所謂
史者豈獨漢唐而已哉而今之論史獨有取
於漢唐至三國六朝五代則以爲非盛世事
鄙之而耻談夫三國六朝五代則亦固非盛
世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踈
密計慮之工拙與夫兵民居處之方形勢成
敗之迹前事之失後事之戒不爲無補皆學
者所宜講究者也西晉清談之禍王安石新
學之弊其失皆於士大夫持論好高崇經而
略史近者有司稍知其弊命題之際頗出史
傳然猶有所拘忌而又場屋考校專以經義
詩賦定得失而以論策爲緩夫士子之趨嚮

視考官之去取則其以史學爲輕毋足恠者
且愚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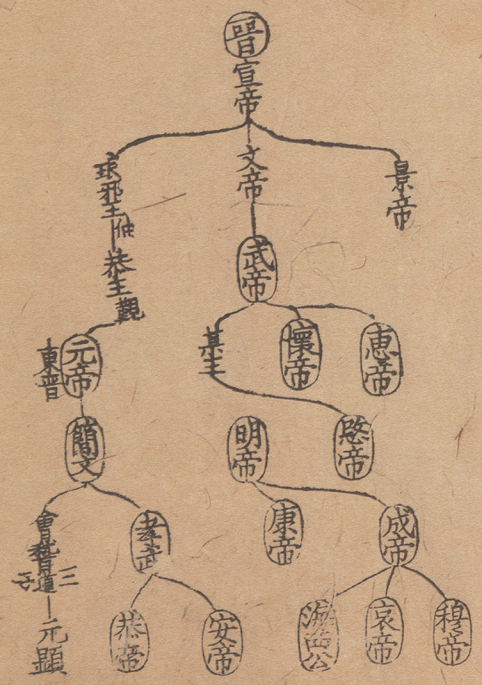
陛下申敕考官程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
忌而於去取之際稍以論策爲重庶幾士子
博古通今皆爲有用之學其益非淺

進止十月二日三省同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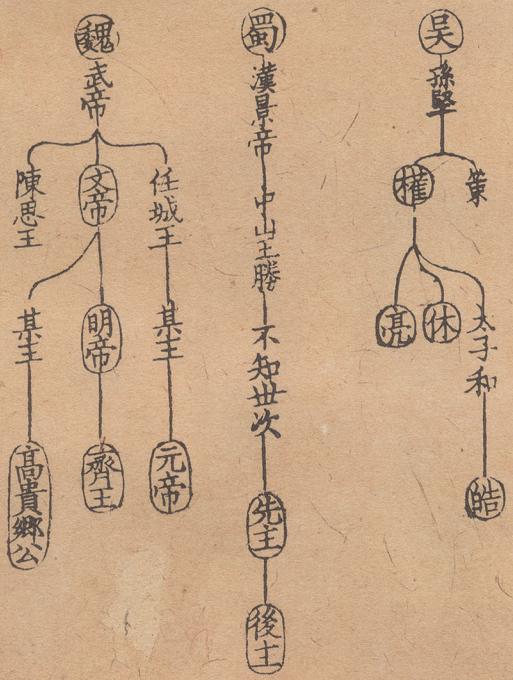
聖旨依奏

畢萬齋宅刻
梓于富學堂

晉 譜 系 圖



三 國 譜 系 圖



六朝建都之圖

(吳) 孫權字仲謀初都武昌後徙建康
 (西晉) 司馬懿字仲達初都洛陽
 (東晉) 元帝諱睿遷都建康



(宋) 高祖劉裕字德輿楚元王三子世孫晉元熙五年受晉禪都建康
 (齊) 高帝蕭道成字邵伯蕭何子四代孫宋昇明三年受宋禪都建康
 (梁) 武帝蕭衍字叔達天監元年受齊禪都建康
 (陳) 武帝陳霸先字興國少自於梁後權重永定元年受梁禪都建康

六朝攻守之圖



圖四

化外

博議

經進六朝通鑑博議目錄

侍郎李

燾

一卷

序論

總六朝形勢論

吳論

孫權初起董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小大用命張昭秉衆事龍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

命周瑜破曹操於赤壁

借劉備荊州

曹操徙濱江州縣近內以避吳兵

周瑜請并吞梁益據襄陽以圖北方

徙治建鄴

作濡湏塢

二卷

命陸遜討平山越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初魯肅常勸孫權撫輯關羽以禦曹操呂蒙以肅言爲非是

蜀將關羽攻曹仁于樊呂蒙勸孫權討羽全據三

江以張形勢

受魏封爵

魏使邢止至吳吳之羣臣皆懷憤怨

魏將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湏入馬步涉困朱元

以為可破

魏主伐吳至廣陵欲以重兵牽引孫權而命別將

超越江湖

魏主再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息而還

孫權使周魴譎挑曹休率兵向皖陸遜破休於石

亭

孫權既即皇帝位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

攻魏新城

高扎以曹氏政衰勸孫權遣諸葛瑾等攻壽春陸遜等攻襄陽又命益州攻于隴右權不從

三卷

朝目

孫權集眾建鄴揚聲將北伐魏王基策其必不能

出已而果然

諸葛恪大破魏兵於東興

陸抗言西陵國之西門

東晉論

石勒初窺江南紀瞻破之

祖逖北伐後趙留鎮雍丘自河以南皆歸于晉

元帝以戴淵統祖逖逖怏怏發憤而卒

祖約鎮壽春不得開府頗怨望後趙來攻屢表請

救朝廷不為出兵

趙人屢攻陷襄陽晉輒復取之陶侃使元宣鎮襄

陽趙攻之不克

庾亮欲移鎮石城蔡謨以爲不可
庾亮使毛寶戍邾城趙人攻陷之

燕使劉翔至建康勸晉公卿先從事巴蜀

元溫伐漢遂定巴蜀之地

四卷

元溫復取壽春

褚裒北伐後趙其將王翦敗於代陂裒遂引還

用南浩以抗元溫

謝尚北伐獲傳國璽以歸

南浩北伐會姚襄叛浩敗績於山梁

元溫伐秦至灞上

元溫討姚襄至洛陽

朝臣

謝萬矜豪傲物未嘗撫衆率軍入潁以禦燕衆

遂驚潰狼狽而歸

朝廷聞燕主雋卒以爲中原可圖元溫曰慕容恪

尚在憂方大耳

元溫伐燕引舟自清水入河難以通運不若盡

見衆直趨鄴城溫不從至枋頭而敗

枋頭之敗表真不能開石門水運塞路元溫深耻

其敗歸罪於真妻免真爲庶人

奏取梁益又取彭城襄陽

五卷

元冲伐秦無功而還

謝元破符堅於淝水

謝安圍碁對捷書

謝元欲自屯彭城朝議以征役既久令元置戍而還

謝安乘符氏之亂經畧中原

劉裕平廣固禽慕容超

劉裕既平姚泓欲留長安經畧西北間劉穆之卒遂還

劉裕東還留其子義真守長安私命沈田子殺王

鎮惡自是諸將不和

赫連勃勃入長安長安不守

王康守金墉城

六卷

宋論

魏謀來伐崔浩以南人惟長守城當先掠地

魏人再取河南

文帝約赫連定伐魏魏主破定因寇河南

洛陽虎牢失守元獲之王仲魏德欲守滑臺到音之棄城去青兗大擾

殺檀道濟魏人大喜

魏寇青兗冀三州何承天陳四策

以皇子鎮彭城

上議北伐群臣固諫魏王分上書論和好之便

蕭斌王元謨引兵伐魏柳元景等克潼關逼

聞元謨敗乃還

魏主在瓜步遣使求和請婚江湛曰夷狄無親許之無益

魏主攻盱眙不克退步

魏入瓜步之役破南兖徐豫青冀六州殺掠無餘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上攻河南劉興祖謀欲長駘中山直擣心腹上意存河南不從

蕭思話再伐魏無功而還

孝武惡荆江楊強大遂分之三州因此耗虛

薛安都常珍奇等降魏遂失淮西四州及淮北之

地魏慕容白曜又攻陷三齊

朝目

一五

沈攸之既敗於呂梁上又遣擊彭城攸之固執以

為不可上怒強遣之魏人以攸之前敗所喪士

卒彖膝行者悉還之以沮其氣攸之又敗

魏將慕容白曜取青冀之地

齊論

魏寇壽陽鍾離元崇祖擊破之

八卷

淮北四州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詔李安民督

諸將往迎之安民赴救遲留南歸者皆為魏所

掠殺

魏孝文遷都洛陽

魏主自將入寇欲飲馬於江沈文季嚴加守備魏

師尋浪

魏主入寇雍州五郡皆沒

梁論

魏元英寇義陽曹景宗不救義陽自陷

臨川王宏師諸將伐魏至洛口兵敗而還

魏攻鍾離為韋叡所敗

武帝使董紹還魏通好魏主不從

九卷

作淮堰

魏元法僧以彭城來降尋復失之

夏侯曹陳慶之等攻壽陽魏元憲以壽陽降

陳慶之送北海王顥入洛

朝日

六

納東魏侯景降

上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正陽侯淵明請

行許之

侯景敗還據壽春

十卷

岳陽王詵與湘東不和求援於魏魏人遣將經略

江漢

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叛上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

君討之益州遂陷

元帝都江陵

魏立梁王詵為梁主資以荊州而取其雍州之地

陳論

東晉

十六國

南朝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目錄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一

序論

臣燾曰博議之作臣敢言之自古帝王之一天下必先爲勝天下之具君者勝負之主地勢民心兵將事機皆其具也九欲善其事必先備其具况於制敵國一天下而可亡其具乎聖人初起妖氛未清則借險於地繫本於民寄力於兵取謀於將決勝於機而後可以言戰雖以黃帝之神湯武之聖亡具而戰不能制敵若地險而便民悅而附兵勁而義將勇而賢機至而乘信能行此五者而以德先之則可以全天之所付而無敵於天下矣江南六朝冒矢石而戰者雖有其兵授斧鉞而出者雖有其將至於曰地曰民曰機臣未見其能兼之也吳蜀相應如左右手劉氏有蜀而孫氏不得之李氏有蜀而司馬不據之尉遲迥入蜀而梁陳不得之惟劉宋蕭齊雖有梁益而不能合東西之勢以誅拓拔故曰不得其地三國鼎分與夫南劉而降中原之人知有二魏絕意南顧惟晉元帝以司馬子孫渡江而東遺民故老堡塢相望爭迎官軍中流擊楫又有祖逖當是時大河以南皆爲晉有乃以戴若思繼之失民望矣故曰不得其民以至謝元淝水之勝王鎮惡關中之勝陳慶之河南之勝又皆有其機而不能乘因循齒莖嘗試爲之而歸勝負之數于天其亡具甚矣臣因思江左之地自吳至陳各據形勢爲自固之術然三百年間或謀慮失當或機會失時或事宜失斷又於五者之具皆不能兼此其所以終不能混一區夏臣旁採哀類而爲之說非謂專取

其長蓋欲詳言其失監彼之失而求吾之所以得或庶幾焉昔西漢名士如賈誼賈山徐樂輩每論國大事皆取秦為說彼非不知遠引唐虞三代以為高則於當時之事機踈而不近曷若取其近於時機者而論之取其失者而監之則於謀謨為有補矣臣是以集其實事起自東漢建安五年至陳祥明二年遇有所見則表而出之名為之說名曰六朝制敵得失通鑑博議合為百篇離為十卷雖其管見不足以上裨

天聽而思竭芻蕘一為聖主精言之者欲成有志復古之功而盡一介愛君之念耳

總六朝形勢論

臣竊曰自吳主孫權上宅江南以至東晉宋齊梁陳皆祖相仍襲以為國都其間邊防之要害可得而論吳之備魏東晉之備五胡宋齊梁之備元魏陳之備高齊周隋力不足者守江進圖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據而言之莫不有說吳有強敵無上岸之情陳之國勢已弱不能進取故其所守止於江自晉迄梁惟宋武帝守河其餘皆保淮為固或守淮西或守淮北或守淮南若夫江之所守吳紀陟所謂西陵至江都九五千七百餘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東晉以後謂荆江揚為三流是也至於守淮則淮西之鎮莫大於垂瓠淮北之鎮莫大於彭城淮南之鎮莫大於壽春而沿河之地曰洛陽曰虎牢曰滑臺曰碭礪亦又分為四鎮大抵守河而不能則守淮西淮北

守淮內淮北而不能則守淮南畫守長江則不足道東晉
祖逖既死之後諸將守淮至宋武帝東平廣固西定關中
始於河南列兵置守其後營陽嗣位元魏渡河侵四鎮之
地一時陷沒文帝頻年用師暫得而旋失之則其所守徒
在於淮西淮北也迨明帝時薛安都以彭城叛常珍奇以
垂瓠叛淮之西北遂為元魏所取則其所守又徒在於淮
南也齊永元之際裴叔業又以善鬻叛淮南之地復為元魏
所取梁武帝既復淮南歷侯景之亂其地沒於高齊陵夷
至於陳但以長江為境故陳氏無藩籬之固在六朝最為
至弱無足恠者雖然六朝之君所守如此至於乘間攻取
則亦不憚用兵吳之與陳雖皆守江吳圍合肥陳攻壽春
所爭常在於淮向東晉以還雖皆守淮晉討慕容暉梁宋

五十四

期

三

元顥所爭亦在於河南然考其兵之所出不過二道自建
康濟江或拍梁宋或向青齊一自荆襄踰沔或掠秦雍或
徇許洛東晉之祖逖庾亮褚裒高濂元溫謝元宋之武帝
檀道濟劉彥之蕭斌思若梁之韋叡裴邃曹景宗陳慶之
之徒北伐之師不由於此則由於彼中原有釁則進兵寇
盜方強則入守史策所載皆可知矣况夫江南地險其固
可恃曹公破荊州之威水步八十萬猶喪師於赤壁其險
固何如哉若夫東晉宋齊梁陳之君雖居江南中國也五
胡元魏雖處神州夷狄也其事又與孫曹不同故五胡之
盛無如符堅其臣之賢則有王猛元魏之強無如佛狸其
臣之賢則有崔浩王猛丁寧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
勸符堅不宜圖晉崔拍南方為衣冠所在歷事兩朝常不

頭南伐符堅違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謀故有盱眙之孽雖江南之險兵不可攻而天意佑華亦不可以厚誣其實況以神聖文武之德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合蜀吳之全力以恢復中原為不難矣

吳論

臣燾曰必有合天下之勢然後可以一天下三國鼎立曹氏據魏地廣兵強奄天下之半孫權以一隅之半則其勢力必不加於魏而君臣相謀連荆益之險合東西之勢以抗北方最策之得也嘗觀孫權之初滿寵在合肥而淮未屬吳先主武侯奄蜀漢而益未屬吳不得淮則無以拒北寇之入不得荆則無以固上流之勢不得益則無以為西土之援天下大勢分各不一則其力不全拒敵且不足安能以兼人哉故孫權環甲冑冒矢石轉鬪合肥以為滿寵爭上夔地陸遜呂蒙相與贊其決以躡取荊州全據長江而命諸葛瑾等尋盟於蜀兩國之使冠蓋相望不絕於道九其所以百戰經營與夫區區外交者皆求於合東西之勢進圖北方耳蓋江南之所長而北人之所忌者皆在於此以諸葛亮之雄出而為天下興復漢室亦以跨有荆益結好孫氏天下有變荆襄之兵向宛洛梁益之眾出秦川吳人渡淮以相掎角然後中原之地風檄帟卷後無餘蓄其後吳蜀之好睽而諸葛亮論其事深以為恨則當時識者亦知天下大勢不可不合也曹操平生挾英雄之資恃富強之利用兵制敵自謂無前而吳以荊州借先主操一聞之落筆於地蓋東西合吳蜀交魏之所甚不利也不然

操矯情飾偽如此非大利害迫之何遽爾耶則比人之所
忌者於此而可見以吳之所長攻魏之所忌則南北之勝
負不待戰而決臣謹按魏之攻吳九三大戰戰而輒敗者
何哉南人之勢或合於荆或合於蜀用東西全力則可以
制敵而取勝方曹操舉數十萬之衆順江東下劉豫州收
合餘燼兼舉江夏水陸俱進而周瑜因之破曹公於赤壁
以曹公之雄奉頭鼠竄以歸于魏而不敢與之角則是吳
合於荆而一勝之也先主既破夏侯淵曹公西援漢中而
關羽因之降于樊城曹公議徙許以避其銳而不知為之
計則是荆合於蜀而再勝之也諸葛亮祁山之役三郡響
應關中震動明帝西鎮長安而陸遜因之走曹休於石亭
賈逵力爭疾救僅得曹休之歸則是吳蜀合三勝之也使
使吳蜀之地約從締交首尾相應如此三戰而摩之以歲
月操雖強亦未必不為吳蜀所吞惜乎合淝為敵有而不
敢取西蜀藉外交而不能固是以止於自守而不圖進取
之功孫權坐此有志而無成烏乎吳蜀合則進圖中原而
有餘吳蜀分則自守其地而不足天下形勢較然甚明後
之有天下者版圖所有既得吳蜀之全不必力戰以爭連
衡以取而形勢之地盡為我有則非復昔日三國之吳矣
若能以此進圖北方混一區宇為孫權之所不能為者豈
不偉哉故臣因吳之艱難孫權之經營而備論東西之形
勢云

孫權初起董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小大用命張
昭秉衆用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

漢獻帝建安五年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
喪伐之侍御史張紘曰乘人之喪非古義若
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撫之操即表權
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太夫人以權年少委
張紘與張昭共輔之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
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
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乘基小大用命張昭
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

所憂

臣燾曰自古英雄據天下之勢則必并天下之謀以講其
攻守處形便控險阻此為攻守之圖也攻守之事非勇不
能決非智不能全此二者皆人謀也而足以增山川之重
示形制之勢則爭天下者必借險於地取謀於人而後能
大有所成就矣吳越之地長江大淮險陁四顧孫權君臣
相與畫江而守之抗二大敵未嘗困折人皆謂地形之便
而不知人謀之巧也魏文臨江喟然發有人之嘆而六師
遽旋噫是豈特孫權之力亦股肱爪牙相與合謀內守外
禦而敵人莫敢抗耳蓋自周瑜為之破曹公陸遜為之走
劉備以激江南之氣而攻取方力築濡湏之塢設武昌之
城以全江南之備而守禦方固諸葛僅尋盟張溫報聘以
通江南之援而和好方講噫用江南一方之地或攻以兼
敵或守以拒寇或和以息民皆有人出為之謀故無一不
如其志焉乎舉賢任能保守江東孫權至是不負討逆之
託矣至其末孫有一陸抗而羊祜羊潛睥睨不敢進一日

抗盭死楊越之阻長江之固自若也而晉兵長駭如涉無人因知爭天下之術地勢雖強以人爲重故曰因董襲之言先尚論其人而徐議攻守和好之得失於後

命周瑜破曹操於赤壁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子琮

爲嗣九月操至新野琮降操進軍江陵曹操遺

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万衆方與將軍會獵於

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時周瑜受使至

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見權曰瑜得精兵五

万自足以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

婦言至此甚合孤心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

瑜程普將兵與劉備并力逐操與操遇於赤壁

一

一

初一交戰操軍不利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

炬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載

燥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裕走

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

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舸以次俱進

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

餘同時發火火烈猛船往如前燒尽北船延及

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

瑜等率輕銳雷鼓大進北軍大壞

臣燾曰取天下必先定攻守之計而時有以制其變攻則不敵以不足而使之莫能測守則示敵以有餘而使之莫能如自古英雄欲有事於天下而未得志者必先守以待

時守之之術必有以逆折其鋒使勝氣在我懼心在敵則有所畏而不敢加彼有不敢加之心吾有不可犯之勢則守必固矣孫權於吳用守計也而赤壁之役則出於攻議者謂孫權攻守本無定計而不知赤壁之攻所以佐其守也曹權在魏地大兵衆二袁董呂皆爲撲滅乘勝劍然欲徑渡長江氣吞吳會意其必來南也一大治之則終身創矣若不力拒而逆折之使得氣去彼勇我懼歲來相待則吳之勢力必不支矣故周瑜魯肅贊孫權之決力拒曹公於赤壁使之終身有所懲艾雖屢至盱眙惘疑虛喝而不敢進非其懲前日之敗故耶至於魏文慨然渡江一謀來伐則羣臣並起而爭之辛毗止廣陵之役鮑勛止淮上之役蔣濟止沓渚之役亦以有餘待吳而不敢蹈前日覆轍耳故終魏文之世無大戰爭赤壁之功不止却曹公於一時而可以拒魏師於再世豈不偉哉

借劉備荊州

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權以魯肅爲奮武校尉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臣燾曰濟大事不可無權拒大敵不可無黨權以集黨則國可保而天下可圖漢以齊地假韓信吳以荊州借劉備二者皆天下之大權也當楚漢間非韓信不可敵羽而三國時非劉備莫能當操者魯肅嘗說劉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而收功於赤壁矣今日於荆不可用權拉黨以守之耶向使齊地不在韓信則必爲楚所有荊州不在劉備則必爲魏所爭與其在楚魏以資敵孰若分之寡

傑以植黨誅又况雲夢偽遊則地終入於漢益陽交語則
荊州卒分於吳則曩時所以假信借備者不過權以濟事
耳區區周瑜知割土地以業英雄之爲失而不知借土地
以役英雄之爲得也良平躡足於漢魯肅建議於吳信天
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也

曹操徙濱江州縣近內以避吳兵

建安十八年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畧下令

內移民轉相驚自蘆江九江蘄春黃陵戶十餘

万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臣燾曰用兵之法使人備己則權在我使己備人則權在
敵在我而後可以進戰退守戰國時諸侯以五倍之地十
倍之衆共抗一秦秦人開關延敵諸侯之師逡巡道遯爭
割地以奉秦而秦人欲戰不已是秦嘗執諸侯之權故能
散其從約而并吞之秦人以此而攻孫權以此而守江東
一方抗魏拒蜀內外禦之不暇而又歲歲出師拔皖口襲
蘄春而數圍合肥豈其守禦誠有餘力耶蓋示之以不憚
形之以好戰使魏之疆場惴惴焉畏而備矣則吳之權重
故曹公慮其見掠而從江西之衆滿寵畏其來伐而遷合
淝之城以曹公之雄滿寵之略尚畏而避之則其所守豈
憂不固苟不先之則魏必知吾所欲者在守所憚者在戰
歲出重兵臨江而扼之則吳之力困於備魏而不得休息
矣安能致曹公滿寵之畏哉後之有國者當使人備己而
後可以希孫權之守云

周瑜請并吞梁益據襄陽以圖北方

建安十四年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
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舊威俱
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
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躡操此方可圖也
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
瑜也周瑜還江陵為行裝道病卒於巴丘

臣燾曰天下之大勢全據之則強三國時天下之大勢在
襄陽吳蜀之要害而魏之所以必爭也蜀為天下足重關
劍閣險阨四蔽而不可以圖遠吳為天下首山川阻深士
卒剽悍而不能亡西傾之憂襄陽者天下之脊也東援吳
西控蜀連東西之勢以全天下形勝使魏來伐擊吳則蜀
掣於西擊蜀則吳牽於東而襄陽通吳蜀之援以分北方
之勢擊襄陽則吳蜀並起而救之使魏可攻則吳軍歷江
淮蜀軍撼秦隴而襄陽之衆直指中原則許洛動搖而天
下可定是瑜之謀不特為今日固守之地而亦異時混一
之資也不幸瑜沒孫權不能推漢文思賈誼之心施行其
策而用呂蒙繼之梁益陷於蜀襄陽歸於魏而吳自全於
一隅至走劉備於白帝而命諸葛瑾向襄陽則天下之勢
已分而不全嗚呼吳蜀襄陽全據於一則江南可量哉

徙治建業

十七年九月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
以為治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
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臣燾曰自古都邑本無定勢爭形勢之便而據其衝為根

本之圖則居其要英雄之圖天下未必用權而爭其便終
心定計以固其本以江南論之武昌居兵之衝建業為地
之要孫權力爭荊州上流之形勢猶未定也據江夏臨魏
蜀塞之西北之衝圖全楚之利故都武昌以爭荊州不過
權時之宜爾至擒閔羽取荊州無復上流之慮於是時而
不都秣陵以據會要非王業也秣陵之地因山為壘緣江
為境山川形勝氣雖雄偉以秦皇之強處秦雍據郿函而
猶眷顧秣陵劉備之雄徘徊其地以為都邑之勝處則其
形勢可見孫權從張紘之請定建康之都內以固江外以
援淮而江南之根本不可拔矣自孫權始基東晉以後仍
而不改以重兵戍石頭以宗室鎮京邑而建業嘗為江南
都邑之地是孫權根本之固不止利一時而規模之遠又
可為五世法噫孫權之法可通於五世而不能貽末孫之
謀遽從步闡徙都武昌自以為從先王居也而不知武昌
者孫權以爭形勝非以為子孫無窮之基蓋以揚越之民
汧流而給餉則不便於兵以人主之重近敵而建都則不
便於國而危隘不足以容萬乘堵塹不足以贍一沛而遽
爾移都故南人有言曰寧還建康不止武昌夫地形不便
人心不與而欲為王者之都可乎若委建業居武昌是以
秦皇劉備之智不如一步闡也以孫權經營數世之業而
委之諸葛龍蹠矣陸抗丁寧還都建業最策之得也不幸
抗沒無與攻守悲夫

作濡須塢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

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舡，何用塢爲？菜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舡乎？權曰：善。遂作塢，塢鳴。

目燾曰：有必守之地，有必爭之地。守者在我，爭者在敵。勢若不同，而皆有根本之地，以爲戰守之資。而後進退有所依。高祖之所守者關中也，而身在滎陽成臯間，不與楚角。以限制項羽，使不得西侵。光武之所徇者燕趙也，而命寇恂守河南，馮異軍河上，以防遏。它兵令不得北侵，項羽不西侵，而後關中可守。它兵不止，渡而後燕趙可取。雖取守不同，皆外據根本之地，而徐爲之計。於內此高光取天下之術也。孫權在吳，命陸遜等鎮武昌，建業而身禦魏兵於濡須塢，使不得進，而我得以乘隙投間，圍合肥，襲壽春。武昌建業必守之地也，壽春合肥必爭之地也。濡須塢者根本之地也。中據濡須以爲根本，而後在我者可守，在敵者可爭。此高光之術，而孫權使充其志，天下可定矣。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一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二

命陸遜討平山越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臨難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也夫腹心未定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靖

臣燾曰地廣而後國富人衆而後兵強據形勢之便而無富強之利則必先有以廣之而後可以謀進取地小民貧則從事於易以自廣國富兵強則逞志於遠以求成秦惠王捨韓伐蜀兼其地收其財國勢強而後輕戰國諸葛亮置吳魏征南夷賦其金帛取其甲兵軍資富而後勸蜀主太舉夫秦蜀之利猶須自廣而後能有爲則江南數郡之地不強於秦不後於蜀而揚越山寇依阻深地亦吳之巴蜀南夷也陸遜削平蕩滌取精銳以益兵民兵衆民富然後圖遠則遜之用吳與秦蜀等充其所爲可以兼并天下何止保固江東而已乎

初魯肅常勸孫撫輯關羽以禦曹操呂蒙以肅言爲非是

二十四年七月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

屯陸口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
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羽君臣矜其詐力所
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
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
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耶權曰今欲先
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至尊今日取徐州
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
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
之權嘗爲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
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乞分士衆還建業
以治疾爲名羽必徹備兵而羽可擒也遂稱病
薦權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召陸遜代蒙遜至
陸口具啓形狀陳其可擒之要羽得于禁等人
馬數万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

兵襲羽

臣壽曰智者謀國必雜以利害借力於黨足以傾敵而其
失也亦足以自傾酈食其謀於漢欲立六國後而分項羽
之力而張良不可魯肅用於吳欲撫輯關羽以多曹操之
敵而呂蒙不行蓋楚漢間諸侯視強弱以爲去就使楚或
強六國復撓而從則漢之事去矣漢強則爲黨漢弱則爲
敵智者謀國而反益敵於銜弱之際豈可謂功哉吳魏交
爭關羽中立進則拒魏退則病吳魯肅欲加撫輯與之同
仇以蹙曹操操故可蹙也使羽得志以蹙操之術加之於
吳則未知利害之所在也噫二子皆逐於利而不雜於害

黷生之謀不可用於漢則曹肅之計豈得行於吳也。

呂蒙勸孫權討關羽全據長江以張形勢

見前段

目燾曰與國不可不交以全其力。要地不可不守以張形勢。權其輕重則交不固於形勢。地力不大於勢而自制之與制於人利害亦相絕矣。吳之上流關羽。吳之與國以爲同處上流。一心并力。共治曹操。若在所不爭矣。不知吳之得荆重於得蜀。蓋吳蜀之交未必固而荆州之地北出可以攻魏。西出可以撼蜀。置一關羽於前而自處於肘股之下。非筭也。譬如巨室使它人扼其門而守之以制戶內之出入。則自守之不暇。而況以進取乎。呂蒙陸遜相與決策取荆州。擒關羽。全據長江。張大形勢。以臨魏蜀。雖有十操不能害吳之守。孫子曰地有所必爭。荆州者吳蜀必爭之地。是役也。呂蒙陸遜爲暗合。孫吳矣。

朝二

三

受魏封爵

二十四年七月魏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

節領荆州牧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

朱光等歸上書稱目於操稱說天命權以書示

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灶火上邪陳羣等皆曰漢

祚已終非適今日孫權在遠稱目此天人之應

殿下宜正大位復何辭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

爲周文王矣

目燾曰敵強必有以折其氣敵弱必有以驕其志強弱在敵而所以制勝在我孫權破曹公百萬之衆於赤壁非無英決之氣也而稱目於文帝乞於交州恐懼震懾若不獲

命後世皆以爲孫權前勇後怯以至取辱而後改圖不知夫不折曹公則魏兵不割艾而吾之守不固不驕文帝則魏將不縱緩而吾之力不全折其銳氣起其驕心皆有制敵之微意在焉而以取辱爲嫌其量固淺矣安足以爲志天下者道哉昔高祖受羽之封勾踐爲夫差之役皆蓄其力以待其變却抑士氣以激其憤使敵首兩端則我之辭直敵之氣衰矣故能以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取辱於今日而償怨於異時何獨於吳不能哉吳之稱藩於魏也兵未嘗一日加吳使吳因其暇時保養休息練兵秣馬竣其陳留王之怨起於內諸葛亮之兵攻於外鬪亂交加疾起而躡之則天下可圖惜其能示弱以緩敵而謀之不深卑身以驕人而持之不久不忍憤憤之氣改元稱號臨江拒守以致魏兵今年入濡須明年入淮上又明年入渦口歲歲相持不暇休息以成大舉視漢祖越踐得無媿乎

魏使邢正至吳吳之群臣皆懷憤怨

魏文帝黃初二年邢正至吳吳人以其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正正入門不下車張紹謂王曰夫礼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正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

與正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正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臣燾曰士氣之勇怯足以爲有國重輕蓋兩家相持而恃士大夫以爲之震而士大夫所以交於人者恃其氣之不懼氣之堅者可與守氣之忿者可與節君而報怨地形雖微國勢雖削而士大夫之氣猛厲英決則雖賁育之勇不可得而奪使其委靡偷懦不能振立則山河之固索然無象可襲而取也三國鼎峙吳之勢力不加於魏天下所知也方魏使至吳銜王命奉九錫以天子之使自居也而張昭徐盛毅然直辭忿然不屈拊魏使而奪其氣雖曰孫氏權以濟事講好息兵而群臣之氣慷慨奮發而不可抑君子於是知吳之不可終屈也

卷二

五

魏將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人馬步涉困朱元以爲可破

黃初四年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攻羨溪朱元分兵赴之兵未到而仁奄至時元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元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元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元乃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曲舡別襲中州元遣別將擊雕等

而身自拒秦秦燒營退元遂斬常雕生虜王雙
臨陣殺溺死者千餘人

臣彙曰制敵必以全力治力必以要地所謂要者近至而主於我者是也主於我則我逸而敵勞我靜而敵動一日之靜可以制十日之動百里之逸可以乘千里之勞此兵強也而客主遠近之勢則本乎地揚越形勢有長江大淮之阻可以坐而役敵國符堅舉秦雍百萬之前臨淮肥而敗魏太武以回山倒海之力威至瓜步而返非晉宋之力大於秦魏特能以全制之耳曹公據荊州道江南順江東下勢若無吳矣不知驅中原士衆遠涉江湖兵雖未接客主之勢先見諸葛亮周瑜論之固已在其掌握中矣豈俟交戰赤壁而後判乎後雖數戰而未嘗一得志於吳蓋吳自處於至靜至逸之地而北人動衆不免於勞識者謂孫權於是能以全爭於天下矣朱元濡頊之捷其亦以孫權之術而料敵歟故呂因朱元之言而論南北客主之勢

魏主伐吳至廣陵欲以重兵牽引孫權而命別將

超越江湖

五年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伐吳

辛毗諫曰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

用之則役不再幸矣帝不從留司馬懿鎮許昌

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

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

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綿相接數百里

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水盛長帝臨望

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
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
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率已
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
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旆

目壽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善戰者形敵而不為敵
所形自古君將皆欲用之於敵而拙於謀已往往未能用
其智而反墮人之術中孫權不過江尺寸以致人而魏文
果楮穎浮淮以勞其衆設疑城以形敵而魏果臨江興嘆
而返其君誘之使去軍出於魏而進退之權則制於孫權
權之兵亦精矣魏文內不量己外不量敵欲以孫權之術
施之於吳擁萬乘之重牽引孫權將以致之也重兵臨廣
陵而命別從它道越江湖將以形之也孫權窺見其謀勒
兵待事不復進退而魏之大兵空出而返魏文至此犯不
韙之戒矣區區劉曄知吳之不入其計而不知其君已墮
孫權之術中此古人所以致論於目曉也

魏主再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息而還

六年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
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
江觀兵戎卒十餘万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
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
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
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
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曰壽曰敵國皆有以相制而不可以相勝。惟勢有所長則能制人而不爲人所制矣。三國時曹公以智勝劉主，以度勝孫權，以勢勝曹公之智，長於用兵，劉主之度，長於用人。然以智鬪智，謀均則相軋，以人制人才，等則相傾。故曹公之智，用兵若神，而不得志於吳蜀；劉主所仰以支二敵者，一諸葛亮耳，而不能加區區之仲達。二國之技，至此有所窮矣。孫權於吳破曹公，走先主，魏蜀之強，不得而加之。豈孫權用兵征伐過曹公，而群臣皆出諸葛亮右耶？獨據長江之大勢，坐而制之，西北自不敢動，而能以短攻其所長耳。曹氏父子常矜其衆而加兵於吳矣，太祖一舉而舟焚於赤壁，魏文再臨而城徧於武昌。至黃陵之役，觀江濤洶湧而爲浮雲之章，亦見其智力無所施於此矣。其後曹真圍江陵而不拔，臧霸攻洞口而不利，曹仁辱於濡須，曹休敗於石亭，北之所恃者兵，而兵加南則屈，以其所長在南不在北也。此非臆說，諸葛亮謂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周瑜謂捨鞍馬仗舟楫，曹操必破。二公料於前，故臣敢申言於後。

孫權使周魴譎挑曹休率兵向皖陸遜破休石亭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方所名者，令譎挑揚

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讎懼，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主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

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鮪秋八月吳主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為中部令朱元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尽

目壽曰圖天下之大事必有取天下之定計勢雖有強弱兵雖有利鈍而其取之之計則一定而不易越取夫差是威之而已漢取項籍是困之而已孫權於吳卑身矯敵則如越而不能久使人備己則如秦而不能攻計非困敵無以取之矣聞之高祖之取楚也堅守關中伺楚之出挑成臯戰滎陽役項羽而使之返擊蓋自定關中之後因其擊齊也而入彭城羽既從魯還闚睢水因其擊彭越也而入成臯羽則自下邳還拔滎陽因其擊梁也而復入成臯羽則自梁還戰廣武高祖三以役楚而三敗然終不以敗之故因其東歸復為固陵之會而羽還敗於垓下一戰擒之楚漢之爭不過三返兵罷力屈為漢所并則高祖之定計固以困而取之也孫權據長江以致魏自曹公赤壁之後一軍合肥再向濡須而魏文亦一再幸廣陵臨江而旋撤軍而返者屢矣孫權又以任子激魏而致歸羨之師以周鮪詐魏而誘皖口之役固有意乎困之也且嘗謂高帝之謀困項羽於彭澤擊而孫權之計役魏人以來攻皆兵法逸能勞之安能動之之策也孫權晚節倦於用兵不為垓下之舉以成高帝混一之功故且因周鮪之事而論江南可

以困敵之計。

孫權既即皇帝位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

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爲交之無益名幹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豐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頃并其上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

利

十

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

目豪曰集大事者必有大志取天下大事也而君主志卑則始謀而未發也其氣必怯終久而無成其意必倦怯於始倦於終而欲一天下成大事難矣高帝西遷漢中形勢僅可自守宜若絕混一之望矣而居常鬱鬱不忘欲東則其所負者乃帝王之意與項羽衣錦之量豈不相遠哉豈待垓下勝負決天下定大事乎孫權據長江之巨險籍再世之遺業形勝萬萬於漢中矣而又周瑜欲爲之吞梁益朱元欲爲之割江南高札欲爲之并許洛目下不可謂無其人而孫權志望滿於鼎足據形勝之地不爲進取之計徒限江自守而已雖時出師北不踰合肥西不過襄陽以示武警敵無復中原之意蓋人之立志止此則不可以志

望之外而責之也。諸葛亮謂其智力不侔，非徒失言，亦見所存之淺矣。

攻魏新城

黃龍元年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舡滿龍謂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淝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又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圍新城。衆號十萬。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吳主

遂遁，孫韶陸遜亦退。

魏二

十一

目燾曰：攻則欲敵守，則欲遠寇，致敵於近，而其戰方力。禦寇於遠，而其心方固。高祖之所守者，關中也；而嘗戰於京索之間，武侯之所守者，漢中也；而嘗爭於秦渭之上。蓋所以嚴扃鑰，重藩籬，以固其根本，而使敵不知所以攻。惟秦守峽關，蜀守劍閣，敵人取之，易如反掌。蓋開門延盜，使得志於堂奧之間，然後起而禦之，亦難為力矣。孫權於吳南守建業，而自與滿寵轉戰於新城之下。西守江陵，而周瑜陸遜無日不向襄陽。新城襄陽者，魏之衝，而江陵建業之蔽也。扼敵於遠，使近之所守者得以休息於內，而時佐其急，以是而守，則敵不知所攻矣。後世常怪孫權保固江東，以抗二大敵，宜若有餘。噫，孰謂孫權用高祖武侯之守

而有曉閔劔閣之失乎。

南札以曹氏政衰遣孫權遣諸葛瑾等攻壽春陸遜等攻襄陽又命益州軍于隴右權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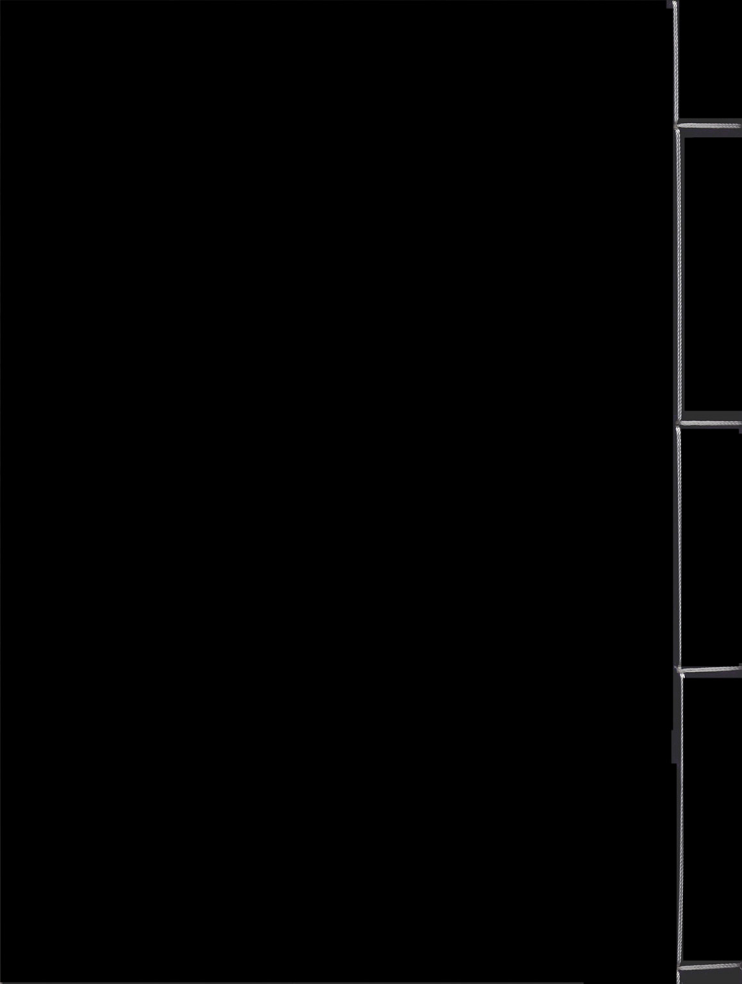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南札言於吳主曰曹氏虎爭之際而幼童位事宜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元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衆執必分離犄角並進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以定華夏吳主不能用

目壽曰自古用兵時未至而發則無成功時至而不發則失機會英雄不韋時苟惟不發發則必中其會三國之際太祖昭烈與吳鼎峙志均力敵孫權能自守以待可攻固得其時矣文帝以降魏氏之君機幹畧皆非孫權敵而中原之變不起於內則起於外此魏氏可乘之機而孫權當時之會也明帝太和間諸葛亮以重兵撼關中而石亭之役曹奂敗績方是時魏兵西掛於蜀東激於吳東西牽制首尾不掉此其外禍有可乘者一也使其因陸遜之勝用朱元之言徑斷夾石長驅襄陽割淮南以撼許洛蜀兵日益久矣兵日益進未必不如其志而撫機不發使魏軍得振而吳不可制邵陵厲公以幼童當大敵而又曹爽廢立政事紛亂司馬懿亦營立家門未遑外事其內患有可乘者二也使其移全珠之兵從南札之請用吳連蜀以致大舉一軍麾之於長安一軍困之於壽春一軍格之於襄陽

使敵備多而力分然後拔於東駭於西震於南傾於北使
之一舉而彷徨四顧皆累其憂則雖未至許洛天下事定
矣而循前輕舉屢出屢返吳兵雖勞而魏不加損嗟夫使
吳卒不能定中原而曹氏終爲鼎足之雄者由孫權能不
違時而不能不失時也商札所謂民疲威消時往力竭足
鍼其膏肓矣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二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

二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三

孫權集衆建鄴揚聲將北伐魏王基策其必不能出已而果然

八年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豐安太守王基策之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尽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綻文黨還自保護耳已而果不出

曰蓋曰孫子談兵之雄而其法以知彼知己爲要知己欲其自治知彼欲其乘釁彼己之勢自治爲先敵之力雖斃而吾力不全敵之政雖亂而吾政未修則方自憂之不暇何暇以謀人魏之末世亦多變矣孫權之出亦屢出矣而終無大功豈其勢有所不可耶蓋孫權以公孫淵之忿耗甲兵於外而力屈於太子亮之愛動國本於內而政亂吳之羣臣如陸遜等皆已前死自出則無與鎮守遣將則不足倚仗雖發兵動衆揚聲示武而內方汲汲故王基以無謀主而知其不能出王昶以放良臣知其可以攻凡吳之所短魏之良臣皆以窺見而何暇以乘魏之釁哉唐藩鎮而杜牧以自治爲上策自謂非特唐之上策乃吳之至計其或繼吳者雖百世而下治己攻人之術無以易此

諸葛恪大破魏兵於東興

嘉平四年十月王昶胡遵母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傅嘏嘏對列船陣

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唯有進軍大
佃最差全牢可詔施遵等擇地居險審所措置
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堵上司馬
不從十一月詔昶等三道擊吳太傅恪將兵使
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部奉斫魏前屯呂
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
投於水死者數万

臣燾曰輕敵則無成玩兵則無震吳自孫權經營百戰以
成江東基業至于建興凡幾歲矣諸葛恪之智安可望孤
權萬一孫權用師於強盛之時而恪舉事於攻衰之後動
兵於竭力之時頻年動衆以與敵國東興之策淮南之戰
敵一不損而徒殘其兵消其威至晉師之來兵疲威消無
以禦之推原所自恪之罪也

陸抗言西陵國之西門

建衛三年夏抗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處
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
雷電俄然行至非可恃援池部以救倒垂也臣
父遜昔在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
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
有虞當傾國爭之

臣燾曰全天下之勢者可以攻固天下之交者可與守方
孫權之時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并於
一國則形勢益張攻守兩利分而有之則唇齒不相附首
尾不相應江南汲汲常有西北之憂矣昔者周瑜用於吳

而欲取劉璋甘寧用於吳而欲取張魯比皆欲全天下之勢
以為進取之資也孫權信備之言周瑜北還而劉備西伐
蜀定而勢分矣天下之勢既不能全則孫權命世之英諸
葛亮一時之傑約從締交相與為一以共苦魏魏之強猶
可移於吳蜀矣諸葛亮張溫冠蓋相望不絕於蜀亦可意
乎固天下之交以為保守之計也而孫權因閔羽之嫌稱
臣於魏絕好於蜀以自斷其右臂使魏從劉曄之言度江
徑襲蜀攻其外魏攻其內不知孫權何以善其後其後世
陸抗臨死以西方受敵為厲而不能用於故羊祜王濬籍
上流之勢大舉而亡之臣常思吳之爭天下上策莫如全
天下之勢中策莫如固天下之交最下自守而已始不用
周瑜以無蜀而自守終不用陸抗以無蜀而至於速亡後
之有天下者據吳奄蜀大勢已合而不藉外交則可以為
孫權之所不能為者矣

東晉論

臣壽曰臣嘗論晉元帝恭儉之主而無撥亂之才王導醇
謹之臣而無經世之畧故其能中興於江左而不能中興
於天下者歟有由哉方元帝渡江之初石勒石虎造舟葛
陂將攻建康嗔然有吞噬之志既而霖雨彌時士卒飢疲
乃相與憂懼退而議降使元帝有撥亂之才王導有經世
之畧舉江南之衆練精畢力以與勒虎決其勝負勒虎危
迫勢當就擒勒虎擒則劉聰膽破矣當此之時藩鎮之將
如葛祖劉遐蔡豹郭嘿城塢之主如陳川樊雅張平馮寵
皆為晉守導若遂勸元帝承中興思晉之心進殄醜虜矣

患其不能中興於天下哉。在晉之巨，獨一祖逖擊楫中流，銳而欲逞，導又不資之，以尺寸之刃，斗升之量，及逖之兵勢以強，成效已著。黃河之南，皆為晉土，固宜命逖總領方面，以卒其功。何至以戴淵統之。此逖所以飲憤至死，而歎其功之難成也。元帝雖賢主，王導雖忠臣，獨知其無意於用兵，故處置乖方，遽至於此。然東晉君臣，不欲出攻，則已矣。至於守禦之計，亦有所未盡。昔吳主孫權嘗擇群臣忠赤可倚者，使守江陵。又命呂蒙築濡須口，身自將兵而守其塢。塢在晉之歷陽城以上流之勢，不可不重。水道之衝，不可不防。故也。東晉以王敦鎮荊州，蘇峻守歷陽，敦叛於元帝之時，而峻反於成帝之世。導身相此兩君，既不能攻之於前，又不能守之於後，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孰謂導為有謀乎。其後庾亮移鎮石城，蔡謨以為不可。庾翼移鎮樂鄉，王述以為不可。商浩求經略中原，王羲之以為不可。元溫請遷都洛陽，孫綽以為不可。雖庾亮、庾翼、商浩、元溫終無成功，亦由晉之君臣畏怯過甚，務相循習，是以羲之、蔡謨、孫綽之徒，爭為苟安之計，不欲用兵。至苻堅肥水之敗，謝安叔姪乘秦之亂，可以有為中原矣。已而越趨不前。夫王導、謝安皆東晉偉人，其設心措意，不在於北伐。餘子碌碌，又奚足責。使五胡之於晉，遂為不討之讎，可不痛哉。

石勒初窺江南紀瞻破之

孝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謀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紀瞻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

曰

勒軍中飢疲聞青軍至集衆議之張賓曰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邪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引兵發萇陵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

車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瞻追奔二百里

前及勒軍勒結陣待之瞻不敢擊退保壽春

臣壽曰夷夏之強弱常決於其始形勢未成則可以震而取根本既堅則難以力而拔東晉之初劉聰首難階此而石勒據趙慕容據燕符堅據秦五胡之亂相仍百年蓋不折於始而使盛於終方勒虎之來夷狄之兵初未窺於江南也及入寇壽春造船萇陵而勝負未決則夷夏之強弱未見南北之形勢才成而又兩潦四集羽書狎至群胡憤眊不知所爲刀膺欲降夔安欲避張賓欲去此亦有危急未定之際也乘其未定以重兵壓之生中國之氣威夷狄之心使勒氣奪則必成禽勒虎擒則劉聰震懾不敢再舉矣惜其集衆壽春不能大舉使勒歸取河北降祖約攻襄陽中夏愈怯夷狄愈強而南北之志遂成矣

祖逖北伐後趙留鎮雍立自河以南皆歸于晉

愍帝大興元年祖逖鎮雍立數遣兵擊後趙後

趙屯成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婦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勒又遣精騎万人

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成歸者甚多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謙皆恩礼遇之自河以南多叛後

趙歸于晉

曰。燾曰。強者以攻為攻。智者以守為攻。出而攻敵。非力有餘者不能坐而役敵。非智有餘者不能以力鬪。力有所盡則勢有所窮。不如以智鬪之。可以致敵而坐受其利。當晉氏渡江之初。祖逖欲舉離散之衆以荒破之地。與石勒爭勝。敗於河南。若出而與之鬪。是以肉餒虎。何益。不如撫人民務耕桑。修守戰之具。內固根本。以待其來。使勒自困。其兵自耗。其財而吾初無勞也。我常逸。敵常疲。內不失所以為國。外可以破勦。此非智者孰能為。故河南之地皆歸于晉。自孫氏立國於南。以呂蒙陸遜之豪雄不敢上岸。輕議其地。至於元溫之材。勿度之量。宋武之威。宋文之強。收復河洛。敗亡相繼。其失皆在於不務內事。馳逞於外。為人所擾。卒不能安。故六朝之際。欲守河南。無善於逖之守也。

朝三

六

惜夫祖逖之知守而不知變。當河南之初。復國弱兵少。敵勢方強。此可以坐而役敵。當河南之已安。兵強士附。河北之人回首望救。此可以出而攻敵。而逖專守一道。不能乘機自用。其強遷延不進。身死無功。石勒遂為脫網之寇。可不惜夫。

元帝以戴淵統祖逖快快發憤而卒

四年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無洪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

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處仲與劉刁有

隙將有內亂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

雍女豫州士女若喪父母

曰。燾曰。人主之駕御英雄。必有以全之。而後可以求成大。

功蓋英雄之所爲事出於己則欲己之專其名才高於人則惡人之出其右淮陰之耻與噲等爲伍閔羽羞與黃忠同列漢抑淮陰而激其叛蜀全閔羽而獲其功祖逖與晉披荆棘冒風露尺攘寸取以復河南故土而王導以戴淵一旦雍容直據其上而節制之是艱難之際而逖盡其力而平定之後則淵辱其利故逖以感憤而其功不終噫以泚之氣節豈肯低首撫衿碌碌從戴淵後者王導遽以加之抑英雄之氣沮進取之謀非策也祖約之爲人才能不及中而輕以河南付之兵折地喪以敗國家事嗚呼於逖則抑之已甚於約則用之太過委任非當以復河南王導至此踈矣

祖逖鎮壽春不得開府頗怨望後趙來攻屢表請

救朝廷不爲出兵

顯宗咸和元年七月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

不後鄴辨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遂懷

怨望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

朝廷不爲出兵祖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怨恚

目壽曰役人於艱難之地則必先與之同戚休置人於疑忌之域則不可與之守要害要害之地國家根本所係不可輕以許人祖約以河南瘡痍之餘當石趙豹虎之衆而爵命不優緩急不救則約必然而大目必疑以朝廷之臣疑邊疆之將則中外必不相應最用兵之大忌也故石勒得以襲取祖約約降而河南轉爲趙矣

趙人屢攻陷襄陽晉輒復取之陶侃使元宣鎮襄

陽趙攻之不克中之一

顯宗咸和七年秋趙鄧敬南掠江西太尉侂遣
南中郎將栢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竟陵人
守李陽攻新野故之懼遁去宣遂拔襄城
侂使宣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
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軒親帥民芸穡在襄陽
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
目眚曰晉帝于南趙僭于北兩國相持盡力所爭者襄陽
而已三年之間趙再復晉兩復誠以襄陽之去江陵步道
五百江陵者晉之上流而襄陽者江陵之蔽襄陽失則江
陵危則晉不得高枕而卧矣此晉之所以必爭也知以襄
陽爲守者必知以襄陽爲攻昔蜀將關羽自襄陽攻樊城
曹公倉皇失措議遷都許以避之誠以襄陽之地北接宛
洛兵自此可以潰中原之腹心雖曹公之善用兵有不能
抗者然自蜀而用襄陽則地勢猶有所未便至於晉都江
東西取襄陽以此下兵於中原如轉石於千仞之山此趙
之所必爭也夫居必爭之地惟智者可以取勇而寬
者可以守勇則能拒敵寬則能撫衆故元宣招懷新附民
心一固趙人不敢飲馬于沔而襄陽始定于晉矣

庾亮欲移鎮石城蔡謨以爲不可

咸康五年四月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強欲
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希江沔爲什
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蔡謨議以爲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強弱而輕動則十

不終日何功之有胡若迭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非霸筭之勝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臣燾曰蘇峻之亂庾亮有以召之晉之宗社若綴旒然成帝情鍾涓陽遂免悞國之戮復使握兵上流居方面之任不惟因失政刑亮亦無恥甚矣爲亮之計旣不能杜門省愆則必以功補過所謂功者非激切生事以僥倖其萬一者也苟能緩靜邊陲而固吾圉則亦可謂功矣亮又不然遽欲移鎮石城妄意興復貪毫髮之利生戎狄之心孰謂亮而有謀乎石城之不可徙者非謂兵之不可復出夷狄之罪不可復討也蓋其移鎮之際當石虎方強之時以亮而當虎如以肉而餒豺狼也况石城小戍無益於虎存亡耶

朝三

九

使亮有報國之志欲立功以刷前憤則必按甲休士蓄財務農待其糧食旣豐士卒之氣旣盈而虎有可乘之勢一舉而滅之不在遷鎮也昔漢高祖定天下使韓信平齊平燕平趙光武中興使景昇平閩中吳漢平蜀四方之地度其可取則移兵取之不聞諸將有徙鎮之事如亮之兒戲也幸而有蔡謨之議其事遂止亮不自悛未幾而爲邾城之役終不免於敗雖然亮用於朝廷則致藩鎮之兵用於邊境則啓夷狄之亂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亮之謂矣庾亮使毛寶戍邾城趙人攻陷之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守之亮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

城隍在江北內無所倚縱有兵守之亦无益於江南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室樊峻戍郛城趙王虎遣蠻安帥石閔張貉等二万騎攻郛城元

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張貉陷郛城死者六千人

曰燾曰武昌臨江與黃岡相對郛城在黃岡東南百三十里耳吳能城而守之晉雖城之而不能守何也吳孫權初都武昌黃童之初始遷建業命陸遜輔太子留鎮於鄂則建業武昌爲吳東西二郡矣武昌在江南郛在江北相拒一水之際吳嘗都武昌則郛不可不守晉不以武昌爲都則郛非晉之所急也又陸遜戍郛之歲在魏齊王芳即位之二年當吳魏虎爭而芳以幼童蒞事政出多門是不能抗遜堂堂之鋒矣至庾亮之鎮武昌則石虎方強有吞噬之志而亮以清談禦之其能免於敗乎夫晉以清談之亮而取非所急之郛又以犯石虎之強敵豈可以陸遜之事同年而語耶若夫毛寶者良將也因是而併棄之惜夫

燕使劉翔至建康勸晉公卿先從事巴蜀

七年二月慕容皝即燕王位皝自以未受晉命乃遣長史劉翔來獻功論捷二月翔至建康帝引見翔將行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

廣曰是吾心也

臣壽曰取天下者必知勢之所先所遇之時不同而所用之勢亦異漢高祖唐太宗之先關中漢光武之先河北魏

武帝之先山東皆勢也。先得其勢者強，不得其勢者弱。奕之爲數小數耳。尚有爭於勢。況今取天下，不知其所當先。耶。晉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而東，天下之勢在蜀。夫取蜀之利，內可以固荆楚，荆楚固則江東之勢安。外有以擾關輔，關輔擾則北方之力分。我安而彼分，則天下之事濟矣。故取蜀者，天下之至計也。當此之時，胡強而蜀弱，取蜀以制胡，莫此之便。而江東君臣不急取蜀，以固根本，區區從事於所不當先者，遂使天下之至計不出於朝廷。大臣之論而出於慕容使者之言，晉爲無人矣。不能成一之勢，宜哉。

元溫伐漢遂定巴蜀之地

穆宗永和三年二月，元溫軍至青衣。三月，溫至

朝三

十一

鼓，撲留參軍孫盛，周楚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三戰三捷，溫軍至成都之十里，陌漢王勣悉衆出戰，表喬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勣輿觀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襯，送勣於建康，封歸義侯。

臣燾曰：嘗讀孫子兵法曰：用兵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又讀元溫傳諸葛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夫孫武諸葛號善用兵，而溫號善知兵者，且因其論而有所得。蓋吳爲天下之首，蜀爲天下之尾，而荆楚爲天下之中。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是常山之蛇不獨論兵爲然，而因地勢以行兵者，蓋亦似之。三國之時

吳自吳耳蜀自蜀耳吳孫權蜀孔明尚欲合兩國之力以
抗北方况堂堂之晉方圖恢復之舉而不知以有以用吳
蜀耶東晉有國首尾百餘年亦嘗數用其兵兵之至于河
南不過三焉祖逖之討石勒元溫之討慕容儁劉裕之平
姚泓是也逖之兵出於武帝建興之元年是時李氏已有
矣故逖拔前竟尾無巴蜀之援而終以無成穆帝永和三
年元溫取蜀至十年而溫入洛陽安帝義熙九年劉裕入
蜀至十三年而裕克長安吳蜀之援相為應接因是以圖
中原無復牽制之慮又疑疑若可以立非常之功者蓋逖
雖晉之賢將以無巴蜀故不能守河南曰溫曰裕雖取益
州至於區區之忠義視逖則慙德多矣故得中原而旋失
之惟其得蜀據吳命忠義之將如祖豫州者付之外間又
何患中原之不能復乎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四

元溫復取壽春

五年六月元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七月師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滅胡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耳其人曰何謂也謨曰財殫力屈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与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龍李邁將銳三千迎之趙李農帥騎二万与龍等戰於代陂龍等

大敗皆沒於趙

臣燾曰善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劉石之難天下剖分元帝南渡之後披荆棘立朝廷祀晉配天以復武帝之業爲元帝者其亦先爲不可勝之計以保江東者乎西取蜀北取壽春中取襄陽則江東之業固矣况壽春之地密迩建康此尤晉之所急者自元帝改元即位至穆帝永和之五年蓋三十有餘載而壽春始復有智之事莫不遲之臣謹按伏納正准論壽春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里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帶江湖內保淮淝號爲要害故王用之則王伯用之則伯賊得之則天下不安漢魏之際劉鋹以之而叛王凌以之而叛諸葛誕毋丘儉以之

而又羗五代時南唐劉仁贍嬰城拒守周世宗連年用兵僅能克之至是徙郡治於下蔡誠以彼壽春者宜取而在我不當棄而予敵敵方強以此而守敵既衰以此而攻則壽春之於江東其爲藩籬之蔽厚矣可不重哉故臣於此而精言之

褚裒北伐後趙其將王龕敗於代陂裒遂引還

見前段

臣竊曰天下之兵非難用也患乎無覺之可乘天下之釁非難乘也患乎無人之可使故不得衛霍則漢不能誅匈奴不得李郭則唐不能討祿山今虎之亡諸子爭立誠夷狄之大釁也中原父老跛踵相望僉王師之至則相與扶携而歸之使晉得賢將如衛青去病子儀光弼輩舉江南精銳之卒以與夷狄之衆一戰而決則晉之復興也必矣穆帝在乳襦豈真有撥亂之志哉但以哀居后父之尊欲其揔中外之任誇服天下耳宗社之興廢生靈之休戚初不是計也代陂之敗狼狽而歸長夷狄滋蔓之勢幸四方向義之心哀亦無以逃其罪也

用商浩以抗元溫

七年八月初元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畧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仗商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弥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溫拜表輒行師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

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温

臣燾曰古之人君之用人疑則不任任則不疑未有用而不任任而復疑者也元温之才果可用乎果不可用乎可用即不當疑之不可用則不當任之初何充薦温於朝廷既獲大用伐蜀之役温有成績矣朝廷恐其權勢太盛又用商浩欲以抗温傳曰見利害之謂王擅生殺之謂王以一人之尊御千官百辟之衆予奪自我廢置自我何止爲是紛紛者哉浩之不能抗温則温愈難制使浩而果能抗之則是温雖廢矣又生一温也昔韓信彭越皆非漢之純臣方其才之可用則高祖列王爵付兵柄委以伐楚之任而不疑及其有罪則又從而誅之不赦未聞以一人抗一人也後之人主欲御其臣當以漢高爲法

謝尚北伐獲傳國璽以歸

南齊

三

大司馬元温欲有事中原使謝尚率衆向壽春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舟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救止猗求傳國璽遣衆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壽登三臺助戎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當遣丹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必遣軍相救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

臣燾曰晉之與五胡爭者吾中國之境土爾一傳國璽何足云哉方舟閔之亡而慕容雋之奮然燕魏交爭干戈不解蓋亦可圖之機也謝尚既遣其兵渡河而北矣僅得其

傳國璽以歸君臣相賀遽有得色豈不為識者之笑耶晉之祖宗披荆棘蒙霜露寸攘尺取以創百年之業何嘗此一璽乎璽之未歸而正朔相承衣冠所在四海之內皆仰於晉誠不待此一璽而後重也光武起兵至廣阿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若是而止得其一柰何天下之未定光武之所耻也於是平蜀平齊平河北平關中而漢以中興靈宗即位之初披圖數貢亦慨然嘆曰天既全與子有家子不能事事何以見郊廟則藩鎮之未服憲宗之所耻也於是平蜀平夏平淮西平山東而唐以中興使晉之君臣其心愧耻以五胡未滅為憂以境土未復為念枕戈嘗膽不忘於襲讎則中興之功雖光武憲宗不能專其美矣

高浩北伐會姚襄叛浩敗績於山桑

朝四

9

九年九月姚襄屯鹽陽黃吳屯田訓厲士卒商

浩惡其強盛屢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

襄益疑懼十月高浩自壽春帥衆七万北伐欲

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

王昱歲以為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為首龜

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道陰失甲

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

敗

臣熹曰用兵非難養其氣之為難也惟按甲休兵將帥無輕敵之志則投石超距士卒有敢死之心故用其兵不可不養其氣養而未充尚不可輕用况不養而用之得不謂之棄其師自元帝南渡至穆帝永和之末晉之君臣一知

有以養其氣則三四十年之間國可富矣勢已成矣兵可舉而用矣五胡雖強其不足以抗吾必矣祖逖既沒之後祖約用河南則敗庾亮戍邾城則又敗庾翼取丹水則又敗褚裒戰代陂則又敗南浩出山桑則又敗非晉之不能敵胡非南人之不可用於北惟其威令不振敗亡相尋兵未用而氣已索矣然五胡之於晉有戴天之讎詎可一日忘之耶為晉之計莫若內撫三流外撫淮甸次取巴蜀張吾形勢然後命忠勇之將專務養士以全其氣俟北人有釁則起而乘之晉可興而胡可滅矣惜乎晉之君臣不知計之出此故臣於浩之敗而併論焉

元溫伐秦至灞上

十年三月秦王健遣丞相雍淮南王生等帥眾

報四

五

五萬軍于嶢以拒元溫四月溫與秦兵戰于藍

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陣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眾溫督眾力戰秦兵大敗轉戰而前至

進至灞上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

悉發精兵三萬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

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

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臣燾曰智者之謀所以多不及成者非其才之不若人失在於先私後公反以害其智耳如元溫最為失天下之勢者謂上流不可不防故先取蜀謂淮淝不可不保故取壽春上流既固淮淝既安於是名北向以問夷狄之罪及其至灞上也兵勢大振秦人折北不支三輔耆老喜見官軍

相與垂涎牛酒相勞觀者如堵亦足以見中原之人未忘於思晉而溫威令所及足以使鑿耳之衆羶裘之民膽折氣喪而不敢與之爭矣奈何咫尺長安不渡灞水藏茲挾詐爲王猛所窺其心術不正故其大功不成於此而可見也如溫之智如溫之善用兵使其姦詐之謀化爲忠義必安國家必定社稷則再造晉室其功可與周之方虎等矣惜夫先一己之私計後天下之大義失此之勢勝秦遂爲不討之賊可不悲乎

元溫討姚襄至洛陽

十二年故魏降將周成反襲洛陽姚襄自許昌攻之喻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威挫力屈或爲它寇所乘襄不從元溫自江陵北伐八月溫至

朝四

六

伊水姚襄撤圍拒之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襄奔于洛陽溫追襄不及襄後欲圍關中帥衆伐秦兵敗爲秦所殺

臣燾曰天下之事責之於其始不責之於其末元溫舉兵北向洛陽討姚襄之罪而終不得襄之要領臣不以此責溫而責之於高浩蓋姚弋仲之死顧謂襄曰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則襄之來降固欲遵父之訓盡忠於晉室高浩何至疑之以生其不義之心乎昔漢高祖之用韓彭英布其駕衛英豪之術固未易言至於曹操之用關羽殺呂布蓋亦有可論者操與劉備戰而羽獲於操操非不知羽之必還於劉備也方其與張邈言則俾之

吐情實之間以採其心待其既歸於備則任之使去操又與袁術爭而布降于操操非不知布必貳於術也方其與陳瑋言則使之設養鷹之喻以安其意待其既通於術則誅之不疑使襄之才可用如羽必盡理以待庶幾借其力以擒頑良可殺如布則必俟其有過然後加之以兵何所不可如此則襄雖欲叛而無名矣襄屯歷陽未有過幸浩不能恢厥度量以容天下之士而乃命刺客懷匕首乘間殺之若其果能殺襄則天下之英雄亦將望望而去矣孰肯與浩用其功名耶故臣備論其事亦系之元温云

謝萬矜豪傲物未嘗撫衆率軍入渦潁以禦燕衆遂驚潰狼狽而歸

升平三年十月謝萬軍下蔡以徵燕萬矜豪傲

謝萬

七

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万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万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万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托既而万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都曇以病退屯彭城万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万狼狽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上詔廢万爲庶人於是許昌潁川蕪沛諸城皆沒於燕

臣肅曰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此系於將則將之任其可輕乎故人主必務

於擇將而爲將必先於撫士提百萬之軍驅之鋒鏑之下
彼忍自輕其生而樂趨於死哉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
而勉之則信而不疑雖死與死雖危與危士卒爭其命而
敵人始不抗矣葬子之一言撫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吳
起親吮士卒之疽士欲以死報之誠以將帥之職不可一
日不撫其衆穆帝一用謝萬而許昌穎川譙沖諸城盡幸
而棄於燕君不擇將將不撫士之過也西晉以浮虛而亡
元帝之興不能痛懲其弊往往復用浮空之人餘風相扇
至於穆帝又委萬以方面之任可謂循覆車之轍而不悟
矣四海分爭豺狼滿天下如萬之清談嘯詠則當束之高
閣不任以政可也况使之俯順荒餘選才易務幾何而不
敗乃翁事耶彼士卒之衆古人視若赤子惟恐不得其懼
萬獨矜豪傲物畧不加意初未遇敵衆散而歸其得免於
死幸矣後之爲將者當以萬爲戒

朝廷聞燕主雋卒以中原可圖元溫曰慕容恪尚
在憂方大耳

四年正月燕主雋疾召大司馬太原王恪受遺
詔輔政而卒太子疇即位二月以王恪爲太宰
專錄朝政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
虛心待士咨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官屬
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不令失倫
唯以此爲貶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
過自相責曰尔復欲望宰公迂官邪朝廷初聞
燕主雋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栢溫曰慕容恪尚

臣燾曰元溫畏夷狄之盛而不憂晉朝之無人此可怖也
使爲相者得一裴度則曰賊未擄首臣無還期爲將者得
一霍去病則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如此則五胡不難
制矣君父之讎不難復矣自司馬氏有國何憂爲浮虛之
端嵇康王衍和之於後天下之士相與景慕而爭効之莫
不清談笑傲悠然自得甚者酣飲狂歌以爲逸披髮裸躄
以爲高至於天下休戚國家存亡畧不加省陵夷至於東
晉而此風未衰雖王導謝安號爲江左之偉人氣習所薰
未能除去况其餘者哉光極之變琨華之變麻秋之變中
原亦多故矣而不知有以圖之亦足以見晉之無人也浮
虛之風煽於天下而天下無一可用之才故目因元溫之

言而併論晉之風俗

謝安

六

元溫伐燕引舟自清水入河都超曰清水入河難
以通運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溫不從至枋頭
而敗

海西公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領徐亮二州

史四月溫帥步騎五万自滎州伐燕六月溫至

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繫拒

野引汶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舻數

百里超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不若直趨鄴

城彼必望風逃潰若能出戰則事可立矣但恐

明公以此計輕益勝負難必則莫若頓兵伺隙

控引漕運資儲充侈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

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地上恐於時有所憂非獨无食而溫又不從七月溫至枹頭韓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韓乃以垂帥衆五万以拒溫韓遣請救於秦堅從之八月遣洛州刺史鄧羗帥步騎二万以救燕初溫使豫州刺史表真攻滎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蕪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屯石門斷溫糧道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自陸道韓吳王垂曰俟其士衆力尽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万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万計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深耻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爲庶人真遂據壽春叛降燕

臣燾曰用兵之法用衆者用其情用寡者用其氣衆則易驕故立法以制其情寡則易怯故先聲以作其氣昔漢光見大敵勇非真勇也所以作其不怯之氣見小敵怯非真怯也所以起其不驕之情若光武可謂善變矣故能全勝於天下分裂之時以晉鬪胡強弱之加何嘗十萬元溫若能用郗超之謀張己之聲勢乘敵之昏亂壯吾士之心警敵人之氣則晉師雖弱猶可與戰而遷延不進形沮氣屈

使燕秦合而圖之。敗無餘履矣。

枋頭之敗。袁真不能開石門。水運塞路。元溫深耻。其敗歸罪於真。奏免真為庶人。

見前段

臣燾曰。一國之將。智者可為天下之將。非有道之士。不能勝其任。識四方之形勢。決兩陣之勝負。此天下智者。幸而知之。而不矜功。不諱過。犯而不校。容天下之衆。與共立天下之大功。此固非有道之士。不能為也。昔者諸葛亮祁山之役。諸將自用。違其節制。馬謖敗于街亭。趙雲退于箕谷。此豈主帥之過哉。而亮布所失於中外。求箴規於群下。故民忘其敗。師以復振。若亮可謂有道者矣。元溫。晉之名將也。平蜀平洛。陽威震關中。智可謂有餘矣。而枋頭一敗。何足為溫之辱。溫若能引咎責躬。秣馬厲兵。以為後圖。則今日之敗。未必不為後日之勝。何必深諱其過。移罪它人。以至顛沛。豈非智有餘。而道不足歟。

秦取梁益。又取彭城襄陽。

烈宗寧康元年冬。秦王堅使王統。朱彤帥卒出

漢川。毛當徐成帥卒出劔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

史擟亮拒之。兵敗。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劔門。克

之。十一月。秦遂取梁益二州。仲統夜即皆附於

秦。四年二月。先是。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石越等

帥步騎七萬。寇襄陽。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

楫。不以為慮。既而石越帥騎浮筏。漢水岸。惶駭

固守。至是。秦克襄陽。執序送之長安。四月。秦梁

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域拔之吉
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秦人執之挹不言
不食而死秦王堅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茂遠

繫已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曰燾曰晉之危急未有甚於此時者符堅既滅燕定蜀并
秦涼下西域以天下不一為耻方且睥睨江南據我益土
今年取彭城而掠我淮泗明年取襄陽而徇我漢沔張大
形勢以為後日進取之規不四年而兵果南向則堅之用
意巧矣其謀深矣夫何故自蜀之失而晉之上流無援又
失彭城則左顧而勢危又失襄陽則右顧而勢迫向非符
堅舉百萬之兵聚為一道投之淝水則其為晉之患豈易
量也哉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四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五

元冲伐秦無功而還

寧康三年元冲自求出外詔以車騎將軍都督

豫江二州之六郡軍自京口遷鎮姑熟既而符

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元伊

率衆向壽陽淮陽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

討以救涼乃表曰氏賊自并東胡類實繁而蜀

漢寡弱西涼无備臣雖凡庸識乏武畧然猥荷

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与西將軍

臣豁參同謀猷賊若果馭犬羊送死汚漢寤仰

憑正順因致人利一奉乘風掃清氛穢詔荅醜

類違天比年縱肆詢于羣后敬從高筭會張天

錫鴨沒於是罷兵俄而豁卒迁都督江荆梁益

寧交廣七州冲既到江陵時符堅強盛冲欲移

阻江南上䟽移鎮上明堅遣其將符猷寇樊口

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

陷没冲遣江夏相劉夔南中郎將朱序擊之序

夔畏懦不進序又為賊所擒冲深咎責上䟽送

章節請解職不許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符

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

臣燾曰攻夷狄者不攻其盛而攻其衰其盛也養天下之

加以待之其衰也壞天下之力以趨之元冲之用兵蓋反

乎此攻符堅於方盛不知待其衰而後攻此其所以無成

也堅以百勝之威垂涎南方去歲之冬會群臣大義將為



今秋南侵之計豈可以兵而輕犯之哉冲膺晉朝方面之
守據兵上流聞比人之為是議也因益財訓兵養其力以
為本朝緩急之俟堅有淝水之敗則掃荆楚之衆與謝安
合而乘其弊符堅腹背受敵其能支乎碩冲輕而無謀何
足以語此

謝元破符堅於淝水

太元三年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
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
七万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朱彤曰陛下恭行
天罰必有征无戰晉王不衛壁軍門則走死江
海堅喜曰是吾志也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
有大惡謝安元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

朔五

圖也堅嘿然所幸張夫人諫曰魚雞夜鳴羣犬
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声此皆非出
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八
年七月下詔大舉入寇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
十餘万騎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後千里是時
秦兵既盛都下震恐十月秦陽平公黜等攻壽
陽克之秦將軍梁成等帥衆五万屯于洛淵柵
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去洛淵二十五里而
軍憚成不敢進秦王堅遣朱序來說石等以強
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万之
衆尽至誠難与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
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乃從序言十

一月謝元遣盪卒之帥精兵五千越洛澗未至
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卒之直前渡之擊
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少騎崩潰
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
王顛等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韞登壽
陽城望之見晉兵部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
皆以爲兵顧謂韞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憚然
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陣晉兵不得渡元遣使
謂韞曰君垂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
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晉兵得渡以
決勝負不亦善乎韞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
遂退不可復止謝元謝琰元伊等引兵渡水及
之勳馳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
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
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寒川走者聞風声鶴淚
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飢
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
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
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不
可勝計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与客圍
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
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丁亥石等歸建康

臣燾曰智者不獨知人亦必有以知天蓋人可以力取可
以智勝而智謀衆力所不能爲者天而已况禮樂之地正

朔所在天意眷佑不可與爭符堅恃區區之衆欲以勝天其愚甚矣智如信勇如布威如莽天所不與終膏斧鉞况下於此者乎故王猛符融丁益爲堅言之彼蓋知此者矣

謝安圍碁對捷書

則前版

臣燾曰兵畏敵者敗輕敵者勝畏敵則其氣怯輕敵則其氣勇勇怯之氣萌則勝負之形判矣晉自劉石首亂中原之人向之者破以元溫之雄三敗於狄况餘人乎符堅以百萬之衆坐瞰吳江江左之人畏之如虎倉皇失色是士已怯矣以謝幼度之雅量而忘故步失本心是將以怯矣師未見敵將士皆怯爲之謀主又無以鎮之則上下失據恐勝負之決不待兩軍之交而後見矣故謝安石鎮之以安謀之以靜其始也遊歷山川示之以不足畏其終也對客圍碁示之以不足喜所以激來人之心而使之不懼使江左之人知五胡之公磨不足芥蒂則始可用矣此安石之深謀也

謝元欲自屯彭城朝議以征役既久令元置戍而還

十一年元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元住彭

城北固河上西接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

既久宜置戍而還使元還鎮淮陰序鎮壽陽

臣燾曰治身者先治其心心治而神正神正則手足可運耳目可使而動作視聽各得其所故人之治身先治其心智者之治國先治其本彭城之在晉晉之本也固守彭城

則伸縮進退可以自安而晉氏君臣沮怯不過棄其本而守其末茲逆乘之遂其顛沛惜夫

謝安秉符氏之亂經畧中原

九年八月太保安奏請秉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元石虔等伐秦元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弃彭城走元進據彭城九月彭城內史劉牢之進據郟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安上疏自求北征詔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十二月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不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不懼遣參軍焦達請救於元元乃遣劉牢之帥眾二万救鄴不告饑元水陸運米二千斛以

饋之

五

臣竊曰兵速則氣銳銳則敢於戰久則氣怠怠則憚於戰善用者則敢不善者則沮五胡乱晉江南之人時出而攻之敗亡相繼銳氣勇心銷耗殆盡幸而天祐中華符秦自提百萬之眾投之淝水見草木之形狀足以變秦王之色聞風鶴之聲喚足以破秦人之膽當此之時晉人惟欲進秦人惟欲退此破竹之勢乘之不可失矣而晉之君臣方且從容退避謝安則欲量宜旋旆謝元則欲出粟和寇劉牢之策馬過澗自沮其氣以失此機使司馬氏不克見中原之復而五胡之罪終世不討悲夫

劉裕平廣固擒慕容超

安帝隆安五年六月劉裕至東莞南燕主超遣

公孫五樓段暉等將步騎五万屯臨朐裕與燕
兵戰於臨朐日向吳勝負未決裕遣胡蕃及向弥
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声言輕兵自海至矣
向弥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
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超遁廣陵裕乘
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
城超築長城圍守之義熙六年二月公孫五樓
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丁亥裕悉衆攻城四
面急攻之尚書掾壽開門納晉師超与左右数
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裕追獲之數以不降之罪
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
超詣建康斬之

元元之亂敬宣嘗
奔南燕後復歸晉

期五

臣竊曰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蓋以堅攻
堅不能相折以瑕攻瑕不能相困不若以吾之有餘攻彼
之不足則往無不利矣故秦常先攻韓漢先攻魏唐先攻
薛仁果使強侯大國以爲吾之所攻者止於如此益以懈
怠而吾得以益爲富若管子可謂知兵若秦漢與唐可謂
善兵東晉之末慕容氏有三齊之地而不能取而取之
此其時矣况三齊之國五家之良可以強兵魚鹽之利可
以富國若乘其昏裂其地取其兵外足以怠秦魏內足以
益吾之力如宋武可謂知所攻矣

劉裕既平姚泓欲留長安經畧西北間劉穆之卒
遂還

十三年七月裕至陝沈日子傳洪之入武關秦

成將皆委賊走秦主。假使給事姚和都屯燒柳以拒之。田子撫慰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淵奔滎上。辛丑。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涇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不於渭橋。泓兵不戰而潰。癸亥。泓將妻子群臣詣鎮惡軍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十一月裕始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稽之卒以根本

无託。遂決意東還。

臣燾曰：天下之勢通則安，離則危。蜀之與洛，據天下之要害，而所有以通之者，其勢在秦。晉氏自元海首禍，天壤輿區淪為異域。元帝獨得江左之地，以續宗祀。百年之間，有志之士，經畧西北，不為無人。亦嘗一得蜀，三得洛，而洛不能守者，以無秦也。迨宗武之起，得蜀得齊，得洛繼而得秦。此天之所以福中國而成其混一之會。武帝若能安守關中，鎮撫餘民，出其豪傑，與之共守中保，洛陽內藩，朝廷外連，氏羗以固巴蜀，使吳得生養休息於其內，以供軍用。荆充豫亦得以借秦之重，而固守其所。首臂肘足，迭相為用。則雖關東隴北之板圖，未盡歸於司空，而天下大勢亦已定矣。奈何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付之乳襦之兒，兵未釋甲，秦地已為它人有。秦亡而洛以之，秦洛既去，吳蜀之藩籬遂棄矣。其後雖發江淮之衆，出青齊之甲，倚荆蜀之援以爭天下，而終不能與北抗者，以其勢分而不能相為用也。故英豪之人，欲有事於天下，宜先事秦。

劉裕東還留其子義真守長安私命沈田子殺鎮王惡自是諸將不和

裕以次于桂陽公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王脩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爲中兵參軍傅洪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史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皆惡之沈田子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洪屢言於裕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万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十四年正月夏赫連瑱至涇關中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嗇之志俱出此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據關中反於是田子請鎮惡至傅洪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斬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來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洪之大破赫連瑱

臣晝曰智老能使才不智者則害之天下之才其不相下久矣能均則相忌勢均則相忌區處條別各盡其用使不相害者主之能也故冠帽賈復之所以能佐漢者以光武能使之揚儀魏延之所以能佐蜀者以武侯能使之能使之則天下無廢才不能使之以至於迭相忌忌禍端既開又從而誅戮則其所以用之者乃所以害之爾宋氏以新造之業折衝禦侮如王脩王鎮惡沈田子者凡有幾人繩之以禮法諭之以忠義使同心一力以衛社稷尚有之才

之嘆而况生其忌心開其禍門聞之使爭聚而殲之不亦
悲夫故宋之不復北伐非無兵也無將也爪牙股肱之將
盡於伐秦之舉矣而欲與人鬪得乎哉

赫連勃勃入長安長安不守

閏月夏主劄勃勃聞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買

德曰閩中形勢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

歸此天以閩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帥其子

瑣帥騎二萬向長安勃勃自將大軍為後繼十

月勃勃進據咸陽十一月令石至長安義真將

士貪縱大掠而東夏赫連瑣率眾追義真傳洪

之繼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洪為王買

德所擒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得免

臣壽曰凡兵之道難成者勢易失者機方其將竭謀士竭

勇轉戰求勝以成其不敵之勢豈一日之蓄哉而機會之

間一有不謹以敗其勢於垂成特跬步之轉耳故古之人

於此焉常謹之晉自五胡亂華中國之人厲劍擊躡弓矢

盡精畢慮以復其大耻不為一人代陂之役王籠不返山

桑之戰商浩不復佔枋頭之師元温不振旅皆中國之耻

中國之人遂以戰鬪擊搏惟夷狄能之而不敢與爭方是

時勢在五胡而中國之所不可敵庾氏弟兄謝氏父子選

將士修器械厚積財鍛煉激發數十年之後而始有可用

者宋武滅慕容三齊克謹縱以庸蜀殄盧循於交廣西執

姚泓而定閩中兵聲一振天下憚服當此之時中國之勢

幾定矣五胡餘種惟閩東之拓拔隴北之赫連尔晉師之

入關縮頸却立不敢出氣君臣聚議惟伺其轉足而匿之
此機也固當審處而徐圖之耳奈何武帝舉金城之地付
之無知之孩引兵遽還不復顧慮使赫連氏之其踵而取
之失地士將不能復出重消中國之氣益成夷狄之勢百
年爲之一旦敗之不亦惜夫昔者秦自穆公常雄諸侯爭
割地以奉秦秦未嘗一日忘諸侯之憂無歲不用其師誠
以其勢不可以弱也故古之人不慮於未成未成則危危
則人吾不慮於已成已成則安安則勢定爲將成之會安
危之機智者之所嘗慮而武帝忽之惜夫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五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六

宋論

臣燾曰臣嘗謂宋武帝以英特之資銳意征伐之事先定巴蜀乃鳴金擊鼓驅江南之衆以與夷狄從事於中原義旗東舉則慕容出降天戈西指則姚泓就縛中國之氣至是亦以振矣故臣論六朝之君惟吳善守而武帝善攻善守故曹氏雖強而不敢攻善攻故能因五胡之衰而撲滅之方武帝入關之初晉之遺民垂涕相賀魏兵雖衆翱翔河上不敢出迎其鋒其事亦可見也使劉裕之不死武帝無後顧之患得少留於中原震之以威名壓之以重勢徇三秦悅附之意因諸將戰勝之鋒以平殄北方之餘寇則拓拔之魏赫連之夏無復有遺種矣天下其有不混一乎

四八

雖武帝功未克就而能於元魏方盛之時摧燕誅秦挫其銳氣使魏明元褫魄喪膽落祈哀請和其子太武雖能盜其河南四鎮而瓜步之役土不闢一屨兵不成一城受辱於貽貽惶遽以歸非武帝之餘烈預有以挫之則元魏回山倒海之勢必不如是而止也若武帝初無征伐之功元魏先人舉事今日并燕明日并秦又明日并夏并蜀先據天下之腹心且居江南之上流至於太武兵臨瓜步則其爲劉氏之禍決不細矣裔夷不能陵中夏左衽不能蔽衣冠雖江南人謀之善抑亦彼蒼之陟鑒在焉故元魏方強而武帝震揚兵威以逆折其鋒上天祐華之意昭昭如此及文帝窮兵黷武孝武明帝疑忌大臣宗室而武帝之業遂衰惜夫

王康守金墉城

巨燾曰民有怒心則可與之戰民有固志則可與之守若居無常守養無定業平居猶可共處緩急則皆四散雖有江山之形亦不足恃以爲固故古之守者必先謀其所留百姓之心使無反顧之念則雖有百万之寇環於城下不足憂矣是故善守者恃民不恃兵於草昧之世墾營蕃難若皆恃兵以守又安得而給諸故以兵守者非守之妙也宋武之失在於專用闡將以撫新附使恃力久而城亡誠使武帝得如玉康者數十人分守新邑鎮撫疲力與之耕桑共爲死守而選賢將提重兵據要害以爲之臂援則新復之地有不能守者乎

魏諄來伐崔浩以南人惟長守城當先掠地

魏六

武帝永初三年魏主聞高祖殂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彼怠我銳此危道也不如分兵畧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汾河東走不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

巨燾曰兵以勢攻以氣守昔者秦嘗欲攻諸侯嘗欲和秦非能攻諸侯非不能守乘戰勝之感而勢在秦諸侯之氣已折而不敢敵故善用兵者作其勢以攻蓄其氣以守攻

則使天下莫敢拒守則使天下莫敢窺此善之善也崔浩之言未覩攻守之妙也彼徒見夫南浩褚裒之敗而符氏之不能克襄陽以爲南人長於守城野戰則不足憚而不知夫春秋之時吳楚避其兵於諸侯邲之戰艾陵之戰黃池之爭齊晉之所不敢敵至於六朝之際謝元之所用以定三魏宋武之所用以平齊秦陳慶之所用以取三十二城卒至洛陽者皆江南之人也安可謂之不長於攻特水初之際王庸以將懦攻則輒敗固闕其卒以守爾使有賢將能作吳楚剽悍之氣乘索虜之不備以爭中原又安往而不得志故弱敵而不戒禍莫甚焉使江南而有人則崔浩之言豈不爲魏氏之深禍

魏人再取河南

臣竊曰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故攻城掠地所以來其民者易布德行惠所以留其民者難秦之既亡金城之地劉項俱能取之究其所終歸于漢豈非所以留之者有不同歟宋武帝以龍虎之姿有并吞五胡之意舉河南如拾芥而失之亦同棄梗得失之間何其易也蓋武帝知所以取之介當其時百年之餘民望晉之心可謂深矣若於始至之日布德惠表忠良用賢守令鎮撫疲民以慰百年之望則雖有強暴之敵懷侵陵之志慕義之人決未忍輕去中國也惜夫武帝之不知出此

赫連定約伐魏魏主破定因寇河南

永嘉七年八月己丑夏主遣使求和約合滅魏
造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

之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
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恃義隆前
皆莫敢先以此觀之倖兒情見不過欲固河自
守赫連定殘根易摧擷之必什克定之後東出
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
矣頃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万遂寰平涼以
衛兵將軍鎮蒲坂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
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巖遂南
遁丙子魏安頡拔洛陽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
虎牢辛巳拔之

臣燾曰九國交遠而攻近未有交虛而攻實者也遠交所
以害敵近攻所以利己昔秦嘗交齊趙攻韓魏齊趙足以
害韓魏韓魏折而入於秦秦益以強此秦之所以爲計也
至於赫連定摧敗餘根而宋文與之連衡恃以破魏若爲
魏所破則吾之心先怯而敵之氣必怒以方怒之氣敵已
怯之心不戰先敗夫交之本以害敵而適以怒之本以爲
利而反致害焉不亦惑乎

洛陽虎牢失守元護之王仲魏德欲守滑臺到彦
之棄城去青兗大擾

元嘉七年十一月到彦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
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悼護之以書諫之以爲
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
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
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運通士馬

飽逸威力無損若空奔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
受任之責邪彥之不從欲焚舟走王仲德曰治
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
里滑臺尚有險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
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自
疾至是大勳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
至滑城城焚舟奔甲步趨彭城竺靈秀奔須昌
奔胡陞青兗大擾

臣燾曰兩軍相持勝負未決一進一退國勢所係不可不
謹劉項之在京索曹袁之在官渡皆以十一之衆相持經
年莫肯先退先退則其勢屈雖欲復振亦難爲力故古之
人重其退到彥之掃江南之衆以與敵爭前軍雖敗而中
堅所統精卒重兵尚未損若奔釜破甑焚舟并糧斷其回
望而告之以無所歸置之死地并力一戰未必不成功何
遽走乎師未見敵曳兵而走自沮其勢騷動內外驚懼遠
近棄甲於無用潰民於不戰是自爲敵攻也擇將不善禍
一至此

殺檀道濟魏人大喜

文帝元嘉十一年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
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
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
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終
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
自古所忌今无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

月固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詔誘割
猶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黃門
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

炬

其引切
火炬也

脫憤投地曰乃壞汝万里長城魏人

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臣素曰士有所持而後敢戰敵有所畏而後不敢拒敢者
在我不敢者在敵未戰而勝負判矣蓋戰者卒也所恃以
戰者將也知吾將之足恃而後士勇於戰故威名之將人
主之所崇重也劉氏自滅秦之後爪牙股肱誅戮殆盡所
餘獨擅道濟耳尊崇任使以壯士卒之心銷敵人之氣用
為攻守之基猶懼其不足而忍殺之乎既自壞其藩籬而
謂長江大河可恃以不敗不知古之守者守以人不專以
地吳之存亡決於陸抗唐之安危決於李勣蓋地無常勢
強弱在人而其人安可不重

魏寇青兗冀三州何承天陳四策

二十三年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

何承天上表其策有四一曰移遠跡近今青兗

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

置大岷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

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收秋冬入保寇至之

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

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糶車牛

以載糶械計國家之資不下五百羈牛為車五

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圍平行

楚險賊所不能于有急調發信宿可聚四曰計
丁課仗儿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數所
馳習銘刻由己選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備
弓箭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
用相備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
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
利導而帥之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
於優優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臣燾曰古之君子敵國相持必爲持久之計以待機會之
來使兵動而不困民安而食不乏外不失所以養兵內不
失所以爲國然後可以有万全之功曹操之謀天下先由
許洛司馬懿之謀吳先由淮泗諸葛亮之謀魏先由渭南
先謀根本後謀攻守此策之上也六朝之際南北相持百
年之敵兵出征討誠不可一舉而平若不先爲根本之圖
歲歲與師歲歲運糧如是不息國不待戰而危矣故何承
天之計大佃積穀非惟進取之良規抑亦固守之長策

以皇子鎮彭城

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彭城太守王元謨上言彭
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
以武陵王駿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臣燾曰事有所甚利聖人不顧有所甚害聖人不避非惑
於利害也亦有所就而已人有所寶之器必使子弟守之
勁兵重地天下所愛而聖人往往付之他人聖人之智豈
不知此以爲使子弟守之子弟而不才爲敵人有不若使

它人守之它人之才尚為吾有天下利害無全擇其多者而就之斯可矣當宋之初彭城之地水陸要衝彼此所爭而必使幼子弱弟橫居其任蓋其心以元溫蘇峻之禍為可慮也而不知義康之弃城辱甚於元溫義宣之內溫痛酷於蘇峻人心無常奚可預定委任忠賢不亦安乎

上議北伐群臣固諫魏王分上書論和好之便

目燾曰凡兵有餘而用不足則養威蓄銳不見其形所以養也數出並出雷奔電擊所以用也養則人莫能測用則人莫能禦未有嘗養而輕用以虛耗其氣昔者越踐之謀吳弔死拔貧斂形匿迹二十二年不敢輕動吳隙既開一舉而夷之可謂知所養知所用矣常宋之初養威不動堅守其所猶有懼焉奈何遽然出矣見其不足之形於外使敵知吾不能為而無所憚吾之上知敵之不可當而有所畏以無所憚之衆臨有所畏之卒宜乎一鼓而南莫之能禦矣故古之善用兵者如養赤子曰摩月撫以待其壯壯而後用於一舉一舉而勝再則銳三則有不可敵之勢一舉而敗再則疑疑則有不敢戰之心不可與不敢之形見則雌雄分矣故古之人用兵謹於其始

蕭斌王元謨引兵伐魏柳元景等克潼關逼虎牢
聞元謨敗乃還

元嘉二十七年春正月遣王元謨沈慶之申坦

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斌遣元謨進攻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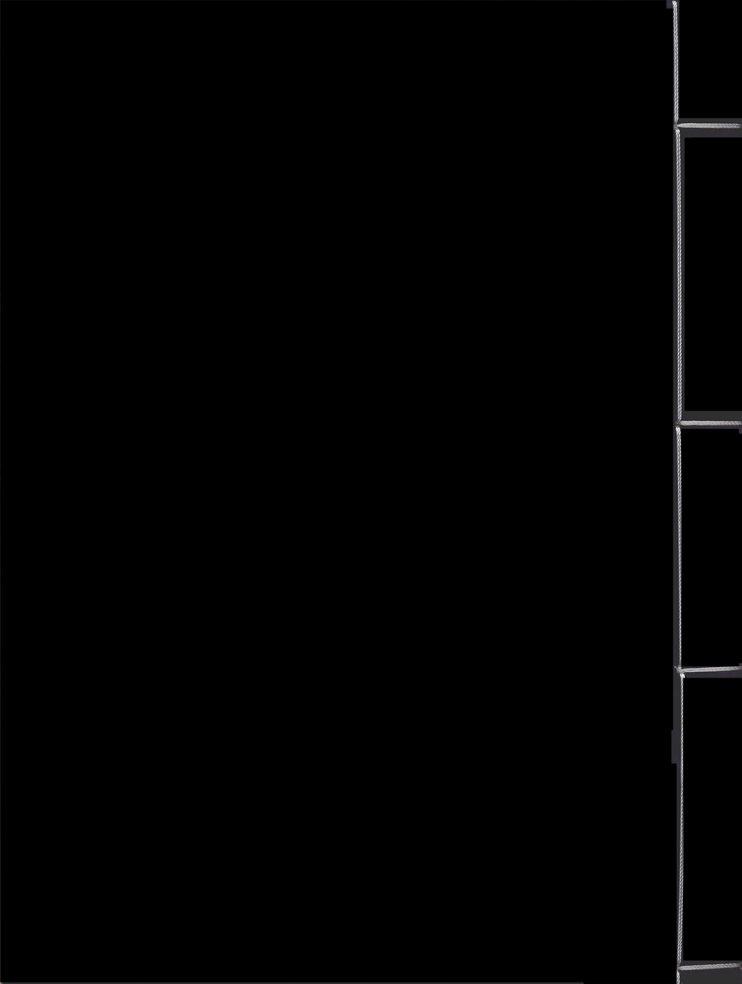
臺隨王誕遣柳元景尹顛崔曾方平薛安都龐

法起將兵出洪農龐季明請入長安招合夷夏

又遣安鸞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冬
十月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
天地元譟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麾下
散亡畧及十一月甲午克陝城隴法起等進攻
潼關魏戍主婁頊弃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冢
懋所在譟起及四山羗胡皆來送款上以王元
退敗魏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

臣壽曰兵有所不攻有所必攻兵強則攻敵之必救所以
擣其巢穴而爲一舉之計兵寡則攻敵之不顧所以養吾
之邊鄙以爲攘奪之資如此則可與言攻矣當南北之相
攻計劉氏之力一舉而未必能破魏得地未必能堅守不
若并爲一道竭力以事關中蓋關中者虜所不救吾所欲
得關中在魏山河之外千里而爭河北空虛畏吾之擣其
心腹故其救之也必輕而聞吾得關中則可以外連巴蜀
秦蜀耻則吾之臂益強并力爭之則其赴之也必銳以輕
救之衆當盡銳之師則王肅之兵必不空行不空反矣而
不量力度德以數萬之師分爲數道一處偏敗衆師皆攜
是自敗之道也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六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

三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七

魏主在瓜步遣使求和請婚江湛曰夷狄無親許之無益

永嘉二十七年十二月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氏廬舍及代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擅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觀望形勢募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齋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橐橐名馬并示和請婚上遣田奇餉以珎羞異味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鄉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主不應李手拈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示結姻嬖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无親許之无益竟不成婚

臣燾曰兵者天下之所共惡強天下之所惡從一人之所欲民必違之無民將誰與戰故古之誅其敵者必先惡之於其民滅濮之役楚欲戰而晉辭焉所以使民之惡楚也楚是以敗邲之役晉欲戰而楚辭焉所以使民之惡晉也晉是以敗宋文河南之師父戰死于前子勵士于後假兵

之心可謂甚矣。魏人以偃兵息民之意來告於宋，其誠與否雖未可必。若不從焉，則無厭之過將在文帝。不如從之。因其間合餘燧，收遺民撫摩訓練，其終終能不變。吾將何求？如其自變，則吾民必怒。彼衆必懈，以方怒之勢攻已懈之心，則勝負不待戰而決。文帝不行此道，疾衆以爭曲在我矣。其何以勝。

魏主攻盱眙不克退走

二十八年春正月，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質臧求酒質，封渡便与之。魏主怒，築長城一丈而成。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羸，短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縫桶下卒出截其絢，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

朝七

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病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入淮，又救救益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魏主燒攻具退走。十一月，青齊大擾，長沙王義欣在益城，將佐大恐，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辛酉，以義佐爲豫州刺史，鎮壽陽。

臣壽曰：南北分立幾三百年，地土之形廣狹不齊，人民之性勇怯不一。南之不能抗北，五尺童子皆明見之矣。北人三用其兵於南，三大敗焉。以曹公之智，困於赤壁，符堅之盛，敗於淝水，佛狸之勇，走於瓜步。其勝負之理，幾不可以勢論。以爲上流得失勝負所在者，是一論也。水土之性有

所不同者是一論也攻守之技各有其長者是一論也是
皆言其勢而未達其理目以爲師欲恐故理欲直使吾無
所嫌於敵而敵有所愧於其衆曲直之理一分勝負之形
自見故曹公懷吞漢之意二袁二劉張綉呂布天下雄俊
禽滅殆尽又復舉兵臨江意欲并呂權備無厭之心其孰
能忍江南君臣寧有戰乎而不爲之乎吳人一怒備權齊
奮而操不得不走矣是雖據上流之勢割長江之半而何
足以勝吳司馬劉氏雖微弱不振而禮義之主正朔所在
四方万里所以共尊仰符堅佛狸恃其犬羊之衆欲尽呂南
北之民中國而無人則可矣使其稍有識知誰忍甘爲左
社故江左之人或戰或守共出死力所不敢辭晉宋一怒
士民俱憤而秦魏不得不敗矣雖使雜兩淮之衆持久攻
之具而何足以勝晉宋故彼此之辭異而曹困於孫華志
之義分而秦敗於晉魏屈於宋三者之敗非敗於兵而敗
於理故欲戰者先申其理以怒其上晉避楚師非弱也懼
楚人之怒耳漢數拜罪非強也欲漢民之怒尔士以氣怒
方可與戰蓋所以戰者氣也理直則氣奮曲則氣沮理有
所屈衆何足恃而土地之廣彼人民之強弱又何足言區
區焉求之於末其或末之思云臣因瓜步之戰所以備論
其理

魏人瓜步之役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殺掠無餘

二十八年魏人九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

擊舞以爲戲所過郡縣亦地無餘春莖婦業於
林木繼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
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
以將帥趨起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臣燾曰古人并天下者必有勝天下之計將良士勇所當
必破非上兵也轉戰終日闕地千里非上兵也此不足以
勝天下故也勝天下有道傾其敵而已傾其敵有道反其
政而已故君猶水也水因地而制流君因敵以制政使吾
之善日聞敵之惡日著則勝負之意當有所在故劉項之
相持袁曹之相敵項專爲暴而劉專爲義袁專爲亂而曹
專爲整而天下卒歸爲於劉曹故彼所不爲我所必爲此
天下勝天下矣當南北分裂之時北虜雖強大羊之性尚
未革也兵鋒所過屠戮殆盡豈人之所忍爲此殆天所以
資劉氏而使之爲計文帝固當反其所爲用齊頃越踐之
策以撫摩其人民而擇大臣如羊祜祖逖者以鎮撫其邊
鄙布德惠行忠信使遠人欣之如此數年愚將見宋臣之
憤惟恐上之厭兵而河南北之餘民憂王師之不出也而
文帝不行此道糜爛其民疾戰以爭所行之事與索虜無
大相過者政均而勢不敵宜乎反爲人之所勝也

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見前段注

臣燾曰古之善用兵者能移民之性而用之五方之性怯
勇不齊而善用者能使之爲一秦人勁晉人悍當輕用之
吳人脆蜀人懦當重用之昔者武侯之用蜀用以法孫權

之用吳用以將為節制之師不動如山攻掠如火故對魏而蜀人不敗還潘呂之徒將如龍虎士有所恃故對魏而吳人不敗後吳蜀之人為秦晉之性兵家之用至此而後神矣宋文當攘奪之際用輕脆之衆而欲爭勝負於中原其所用之將何人哉提不教之卒坐作不齊進退不一將怯而士亂以當秦晉之鋒喪師不亦宜乎

上攻河南劉興祖謀欲長驅中山直擣心腹上意存河南不從

元嘉二十八年三月上聞魏世祖復謀北伐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

魏七

五

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應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將領之直入其心腹云云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

曰燾曰為國之道知攻者強知守者安備敵之所不必攻空勞其民與不守同得吾之所不能守自耗其兵與不攻同南北相持之際河北固不可攻蓋其地遠雖攻而得之必不得守河南亦不可攻蓋其地平雖得之而守之必不固劉氏父子欲爭難守河南再舉再敗猶不知悔復圖進取可謂不知所攻矣而劉興祖為之謀欲長驅中山直擣

心腹不知當時之兵力能逐一舉掃清河朔乎如其未能
雖得中山聚兵積糧前有堅敵後有繼援其能久存乎以
秦人之強不能越韓以取綱壽以元魏之盛不能越淮而
取鍾離况新造之國而可以輕議人之腹心乎文帝之攻
河南固爲失矣而興祖之計亦未爲得也其君臣之謀如
此乖繆將何以圖人

蕭思話再伐魏無功而還

秋八月諸軍攻碭碭治三道張永等當東道申
坦等當西道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
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
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
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

朝七

六

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
青徐不稔軍乏食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

城

臣熹曰國小而數用兵禍莫大焉中人之家有十金之產
而欲與方金之子較其智術人皆知其必敗蓋其力未足
以充其所爲而輕與人爭是自困也南北之時較江南之
兵不居北之志較江南之地不居北之五以五一之地十
一之兵養威積力十年而後動必勝而後舉猶懼其不能
全焉可輕用之以僥倖其或成故文帝在位不三十年而
七用其民一取秦三取周四取魏屢蹙而屢敗故文帝之
計是自攻之道也

孝武惡荆江陽強大遂分之三州因此耗虛

武帝孝建元年初晉民南遷以揚州爲京畿谷
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尽在
焉常使人將居之三州戶居江南之半上惡
其強大故欲分之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
州治會稽分荆相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
夏太傅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
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爲津
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成浦大容妨於
事爲便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
合二州上不許

巨燾曰治國如治身心腸四竅將養調治緩急各自有序
人失其序則疾生之國失其序則亂生之古之人蓋憤焉

荆七

七

是故漢都關中而重梁唐都關中而重鳳翔奉七國之衆
不足以敵梁奉天下之衆不足以敵關中此漢之所以處
鳳翔之勢足以敵唐之西門京師之府兵足以制天下之
藩鎮此唐之所以處勢也內外重輕各有其躰此其所以
能有天下晉氏南遷以揚州爲腹心荆江爲臂肘積其財
聚甲兵使之常重勢當然也當無事之時使強藩悍將內
有所畏當有事之際使腹心屏翰外有所恃此實經久不
易之道而劉氏父子偷目前之利破長久之規文帝虛內
事外而江州之文武罷武帝強支弱幹而荆揚之勢分其
後明帝之亂會稽遂爲賊境而朝廷所保僅餘百年齊之
末蕭氏弟兄亦欲聯郢雍以圖天下虛心腹肥支躰遂爲
後世深患可不戒夫

薛安都常珍奇等降魏遂失淮西四州及淮北之地魏慕容曜又攻陷三齊

太宗泰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兖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商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欲示威淮北命沈攸之將甲士五万迎薛安都等吳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誠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考之國計尤宜馴養上不從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孔作恭出東道救彭城西河公石張窳奇出西道救垂勃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元使安都擊

朝七

元使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絕其糧道三年永等弃城夜遁元數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万数枕尸六十餘里永與沈攸之僅以身免上聞之召祭吳宗以救書示之曰我愧知甚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二月无益常怍肥城築溝垣富等戍皆不附於魏魏遣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慕容白曜將騎五万爲之繼援白曜至无益中夜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將攻肥城龐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若飛書告論縱使不降亦當速散白曜從之成果潰曰權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富麋

溝二成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目燾曰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臂指北股肱良而心腹得安得爲之慮宋高祖南向而王雖江揚千里之地以爲心腹而亦恃青齊兩淮臂肘相用有以救吾之急而爲敵之後虞安危之地在於此矣孝武若能計上世之事順文武之迹並建親賢以守要害則雖有強暴之敵尚未有窺逾之患也而乃不信忠臣不親宗族以地與賊使爲亂階者其任使非也明帝立又不悟忘山海之量較呂子之短既不能弱又不能強兩淮三齊相次淪胥斬刈臂肘弃以予人頭足離落塊然獨處所以不死或有待尔其救敗非也江揚之勢遂弱而不振者是二主之罪也

沈攸之既敗於呂梁上又遣擊彭城攸之固執以

朝七

九

爲不可上怒強遣之魏人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塚墮膝行者悉還之以沮其氣攸之又敗

三年五月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

之以爲清泗方濶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

者七返上怒強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兖

州刺史將兵北出魏尉元遣孔伯恭師步騎一

万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塚墮漆

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

召使還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

目燾曰將以戰敗而怯者庸將也輕於用敗兵重於用勝兵者取將也常人之惰性則氣折敗軍之卒不可復用惟賢者爲能激其敗而使之怒忿然有不能平之心則勃然

有不可已之氣乘其氣而用之可以當十為將至此而後
可以為善用兵焉。畢常敗於赤眉，吳漢常敗於公孫述，皆
能因之以有成功。蓋知所以激之耳。沈攸之若乘呂梁之
敗，收合餘卒，激厲士卒，斷髮擗冠以圖勝敗，則前日之敗
未必有不為今日之勝而救齊之命，堅不欲行其志已折
矣。既而敵有俘馘之遺，而三軍喪氣，上下之心先已快矣。
其何以戰再戰不亦宜乎。

魏將慕容白曜取冀之地

四年五月，濟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无

救，援士卒盡，夜拒戰，甲冑生蟻，魏無離叛之志。

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

節，坐齋內，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

朝。

十

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君，何拜之有？白曜還其

衣，為之設饗，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

為下客，給惡衣蔬食。既而重其不屬，稍嘉禮之。

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且彙曰：地有遠而不可棄，近而不必取，非識天下之勢者
不足與論此。昔者秦棄韓而先取蜀，漢棄匈奴而先取西
域，有欲利之心，不爭於市而爭於野，此固眾人之所不識。
蓋資富強，益形勢為不可棄，非智者固不能知。當南北之
際，青齊之在建康土地，迂遠形勢僻左，或得或失，若不足
與於存亡。宋武勤身殘，民百戰而取之，其意必有所見，以
為之。蓋以為三齊富強，裂其地足以肥國，分其眾足以益
兵。天下無事可以搖幽冀，由此以守則守可固，由此以攻

則攻可必此吳之左臂明帝斷以與敵無甚痛惜不知身
之孤立而不能與人鬪也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七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八

齊論

目燾曰高祖以豪傑之資擁江淮之阻君臣固守而拒北人常開國之始命良將守壽春因時制變堰水灌敵齊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北人之兵破敗困折不敢復進當此之時上下一心有意乎固守以待天命矣既而無故交兵遂妄開邊隙是猶有攻敵之志也以創業之君不爲一定之計以遺子孫在乎後世之不振延及海陵內有相謀不暇外侮而敵人拱手視之義不敢近以此益知正朔之國天意所同雖使國內無政猶或陰爲佑助不使虵豕之衆得輕肆毒於南也明帝承基雖材非上聖而其佐四朝歷內外其彼我之勢亦備知之矣當即位之初魏之孝文遷都用師自任己意君臣相圖父子自亂此可以出而乘之齊人孰視不知所爲可謂不知攻矣使元魏無能觀兵於河取其五都齊師閉壁而不可出可謂不知守矣既不能攻又不能守天啓魏衷自吐欲和之言齊若屈己先求於魏魏必欣然從之而吾得以休息於內而又不能和以緩敵養齊之無謀可謂甚矣至於後世棄要害之地內之於敵又無足論嗚呼善觀國者不觀其強弱觀其所以用之者何如爾能用其強則強而不折能用其弱則弱而不危昔者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越王之與吳漢祖之與項羽其初若屈終復能振蓋其當時之謀遵養時晦以待天命驕敵之志而去其備息民之力而養其全待機會之來而用之故能有成功齊之初雖若不振苟能屈志以舒敵養

民以待時因江淮之險固用荆楚之剽悍行於天下何遽不若人哉惟其攻守之不當和戰之失宜故比之前代爲衰弱焉

殺
淮北四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安民赴救遲留南歸者皆爲魏所掠

建元元年冬十月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多遣間諜誘之於是徐州元標之兗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蠶起爲寇盜二年三月標之等有衆數萬寨險求援庾子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安民赴救遲留標之等皆爲魏滅餘衆得南歸者尚數千家魏人亦掠三萬餘口

平城

呂壹曰凡民有所愛而後輕來有所恃而後重去知吾德之足愛知吾勢之足恃則去就之機決若鯁鯁然慮吾之不足恃其憂敵之來則留處之心必不固矣古之人當爭奪之交擢兵卻敵求張其勢謀所以留其民也故諸葛亮不能赴三郡之急終身不能自魏非其德薄勢不足恃耳南北分裂寇帶之民陷爲左衽而眷戀之心未嘗一日而忘中華元票之等不遠千里而赴懇於齊齊之君臣匍匐往救猶恐其緩而使偏將輕兵逗遛觀望敵人之勢於必勝置向義之徒於必死使遺老殘民知吾之不足恃敵之爲可畏自是北人不復來矣

魏寇壽陽鍾離元崇相擊破之

二年正月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劉懷
慰作薛淵書以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還使
懷郡王嘉代之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冠壽陽
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
雪耻魏步騎號二万豫州刺史垣崇祖乃於城
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
守之魏見城小以爲一卒可取必悉力攻之
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襲
附攻小城崇祖有輿上城時決堰水下攻城
之衆深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目熹曰兵有氣機有地知氣之機可以戰知地之機可以
守兵不必多地不必廣能使之必勝者用其機而已當齊
之初造而索虜侵擾謀奪我要害之地謀爲我腹心之病
其除之故不可緩而當時勢力出兵逆戰則衆寡不敵分
兵守城則氣勢不合故元崇祖因水之勢利而用之用力
少成功多不勞而走敵可謂能用其機矣

魏孝文遷都洛陽

永明十一年魏主召穆亮使與尚書李冲將作
大匠董尔經營洛都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
城東告行廟以迁都之意大赦起滑臺任城王
澄至平城衆始聞迁都莫不驚澄援引古今徐
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
任城朕事不成建武元年二月壬寅使羣臣更
議以邺事八月戊申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子

烈奉迁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戍卒魏主至

洛陽

臣燾曰臣於魏孝文徙都之事而益知天意之所在矣蓋而謀夏夷而亂華豈天意之所與哉今孝文又以封豕長蛇之性荐食上國卜宅中土遂欲以氣吞江南而有之其無中國甚矣於是上天震怒速底其罰孝文遷都之後坐席未煖太子畏熱則反諸王至山東則又反大臣歸河北則又反雖夷狄之性不安於中華然亦可以知天意之所在也孝文不知畏天貪婪之心死而未已連歲南伐卒以不還傳世一再女主擅朝姦臣竊命而拓跋氏之基業遂不安矣當時若使齊室僅得中主君臣以乘其亂則百年之寇一朝可平惜其怯懦太過坐視其亂而無能焉上天意下違民心豈不惜夫

朝八

四

魏主自將入寇欲飲馬於江沈文季嚴加守備魏師尋退

建武二年春正月甲申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

江懼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

壽陽文季入城上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

守洛魏兵尋退

曰燾曰善保國者保其勢不保其形使吾有不可犯之勢敵有不敢輕之心雖無金湯之形猶足恃以自固故兩敵相對莫肯相下者重其勢而已齊明之初河北之人未測其淺深君臣聚議不敢輕動魏文雖違其臣民之言為空國之舉而其心猶不能無畏齊之君臣若能使荆蜀之人

佐襄陽之救據城堅守以留其歸而出吳越之甲發江淮之衆分爲兩道東道向冀州西道衝中山乘其遷徙之未定軍師之未返而擣其空虛則魏之返救將不暇振旅襄陽之圍自解魏之匹馬自是當不復南向矣

魏主入寇雍州五郡皆沒

四年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南寇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寇向襄陽李崇槎山分道出岷不意表襲之羣臣皆奔楊靈珣散歸崇進據赤土梁州刺史陰廣宗將兵救靈珣奔還漢中丁未魏主發南陽阿卜珣猷等靈珣奔還漢中丁未魏主發南陽太尉咸陽王禧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魏右軍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堵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瀆援上詔徐州刺史裴志等引兵救雍州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黃術右軍司馬張襪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雍州永泰元年春正月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而縛出降三月壬午朔崔景慧蕭衍大敗於登城時景慧襄陽五郡已沒

臣燾曰天下形勢之地全得者強偏得者亡在春秋時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始判而紀侯不得不下於齊在三

國時郝普等以三郡內入於吳荆於是始分而閔羽不得
不禽於吳蓋形分則危力分則弱故智者惡其分南北之
時雍州之地郡惟十七全據其土猶懼不足以當魏況奔
其守以與之人民風氣扼塞地利險固與我共之矣與人
共利強者終勝分其利以與之吾又弱焉宜乎爲其所勝
故五郡既沒義揚諸城相次淪亡勢當然也

梁論

呂燾曰曰嘗論武帝居可爲之時而無必爲之志普通大
普之際元魏已衰女主顓朝姦臣擅命危亡之形已可見
矣武帝乃命夏侯詵拔壽春湛僧智挾廣陵章放拔渦口
淮上之地一旦盡復又命陳慶之送元顓還北慶之自鉅
城乘虛進兵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魏主遂奔

卷八

文

洛陽渡河走真所謂有可爲之時矣使武帝既居可爲之
時而有必爲之志分命諸將乘破竹之威與慶之犄角一
軍踰函關徇秦隴一軍度青水掠青齊一軍跨河追躡魏
主時元顓既得志已有叛梁之謀因命慶之數其背叛之
罪斬顓據洛嚴勒中軍爲諸將節度河南之人既失其上
無自固之心青齊秦隴聞王師之至必皆降附然後秦隴
之軍自臨晉濟河青齊之軍自碣磧濟河諸軍並進以蹙
元魏元魏雖有尔朱榮之兵又何足以抗吾堂堂之鋒哉
如是則元魏之主必面縛軍門而混一之功成矣奈何慶
之之行纔與衆七千人又不遣兵應援遂使元魏復強而
慶之有沙門之竄武帝謀之不善故也况武帝崇尚浮屠
捨身施佛今日造一寺明日建一塔將帥之謀不暇顧問

軍旅之事豈復究懷非惟混一之功齟齬無成至於邊鄙之防例皆闕畧所以侯景舉河南之地來降不能深思遠慮而墮其窳計夫武帝有可以混一之理而不能成混一之功侯景之來所不當受而又輕納其降既不能得河南則與宗社而並棄之孰謂武帝為有謀乎元帝以藩王將兵討平侯景功足尚矣然自元帝叔姪自相魚肉不旋旃建康而止都江陵卒為外寇所乘終禍焉呼如武帝之賢而尚不克於此則元帝又何責哉

魏元英寇義陽曹景宗不救義陽自陷

武帝天監二年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壽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開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為三柵冬十月元英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馮駒斬而降魏魏人披閱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

牽城清溪皆潰三年正月蕭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為魏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任城王澄在外

襲壽陽據其外郭丁酉戰于邵陽大敗梁兵上遣曹景宗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元英

遣元暹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澄引

兵還壽陽五月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

恭隨方抗禦相持百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

軍將退會道恭疾卒魏人聞道恭卒攻義陽益

急短兵日接曹景顛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遣馬仙琕救義陽仙琕知義陽危急以銳兵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景宗上以功自寢而不治

曰熹曰人有百金之資尚知高其柴援厚其門牆况有万乘之國而不知愛之者乎故拜翰之地無事時尺寸不可以與人而况多事之時可數弃之哉江左自元嘉之後股肱肘臂之地失亡幾盡要所存惟義陽尔義陽之地外通淮汴內連荆揚彼此津要行師之道義陽存則壽陽可復壽陽復則兩淮可收義陽失則非惟絕兩淮南望之意抑亦為建康後日之憂此國家之禍男機女運夫復何疑而梁之將不救梁之主不問弃以予人不甚顧惜夫兩淮失三齊又失義陽區區江左百孔子創補治之不暇何以圖人梁之不競有自來矣

臨川王宏帥渚將伐魏至洛口兵敗而還

天監四年冬十月上大率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瑋為副宏軍于洛口五年夏四月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眾十餘万以拒梁軍丁巳魏以度支尚書邢巖都督東討諸軍事戊子徐州刺史王作教與魏中王戰於陰陵伯敖兵大敗己酉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巖戰于睢口懷恭敗績懷恭復於清南築城巖與揚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臨

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軍次
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
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
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
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
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

臣熹曰知其術之不才而用之者謂之狂不知而用之者
謂之愚狂愚之人敵之福也故魏之將為栢直而漢高喜
袁紹之將為顏良而魏武喜汝州之守為元平而希烈喜
彝君庸主自賢其臣以資敵人固無足恠而梁武以英傑
之資與臨川親兄弟間平居相處固知其不為才而況當
開國之始興問罪之師此敵人所以伺候以為進退四方
之所視望以為去就其舉也不可謂之輕武帝不以屬之
韋裴龍虎之將而付之頑嚚不友之弟使百万之師一朝
鳥散若敵人乘之則社稷存亡或未可議嗚呼弃民則不
仁資敵則不知知其不可而為之則為狂君子是以知梁
之不才蓋武帝之智荒矣

魏攻鍾離為韋叡所敗

六年春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
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
洲西岸為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
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
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晝夜苦
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二月魏主召

英使還英表頌賜寬假魏主復賜詔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憂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苜紹詣英議攻守水勢紹見鍾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旬日至郢陽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植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人眼將万騎來戰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一日數合英乃退師魏師復夜來攻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声呵之乃定上命叡等爲火攻之計叡使馮道振與蘆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靜乘間艦發擊魏洲上軍尽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冥晦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後忽之間橋柵俱尽軍人奮勇呼声動天地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奔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而崩悉弃其車甲爭投水死者千餘万斬首亦如之

臣竊曰善戰者小挫益厲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出敵之不意小勝益急所以乘敵之不支昔者項羽之東漢人追之不復顧盟薛仁果之走唐人追之不復援師以爲施刃之勞旣已一克則破竹之勢固當盡解南人分裂迭相攻討南人以百萬之師潰之洛口江揚危懼荆襄震怒此

天以梁賜魏也魏人不知乘銳挫堅城不進使韋裴之徒得徐爲之不計反爲所勝弃甲投戈奔走不暇此天以魏賜梁也梁人固當乘之不可失矣出吳越之甲發清泗之衆間出其後直趨馬頭柴險道塞歸道使魏之匹馬不復北還而元英之徒矜甲麾下乘破逆之勢席卷而前威震内外自江以北無立草矣惜其君臣之志止於退敵失此機會遂無恢復之期

武帝使董紹還魏通好魏主不從

七年正月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鮑陽董紹慰勞叛城白羊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命於苻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救揚州爲移以易紹移書未至上領軍將軍呂僧珣與紹言愛其文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賜衣物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魏主不從

臣燾曰聖人治己而不求於敵使吾之法制常明將士常練積聚常厚上下常相親不可勝之備固常在我敵欲攻則與之進戰敵欲和則與之休息不攻不和固守以待和戰之端唱之者敵吾特因其來而應之則在敵者常汲汲在我者常有餘昔者秦閉關養威諸侯來攻則開而與之戰諸侯來和則取其地而聽其約秦之爲秦蓋自若也而

諸侯終不能自謀梁武帝當爭奪之際溺宴安談空虛徹
去禁防而亟求於敵敵若不予我又去備豈不爲梁氏之
大害故上策不若自治以待敵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八

李侍郞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九

作堰堰

十三年二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
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
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
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
太子右衛率康絢郟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
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
嶺石依岸築土合春於中流十四年夏四月浮
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破堰其性惡
鐵乃運東西冶鐵數千万斤沈之亦不能令乃
伐木爲并幹奠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
木無巨細皆悉負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疫歿死
者相枕蠅蟲晝夜声合十五年四月堰成九月
堰壞其声雷声聞三百里

臣燾曰天下有大利聖人不輕爲非惡利也以其所害有
大於所利爾河之勢天造地設自神禹不能回特因其勢
以導之況下於禹者乎故孝武之時嘗事匈奴而齊人之
計欲回河水注北中可使終漢之世無北顧之憂非利不
大也而武帝不受以爲區區之力豈能與天地爭未必有
功徒自耗尔南北之時魏梁相持壽春在魏梁人欲之不
患無隙而輕信弗詢之謀重營難成之事求堰淮水以灌
壽春立計新奇造端宏大恃其區區之衆欲與淮爭勢與
天地爭力自勞其民决無所就不待智者而後知借使梁

人用堰淮之粟以戰何戰不勝用堰淮之財以食何食不足養財蓄力以乘敵豐壽春固在其掌股中矣不知何苦而爲此計也

魏元法僧以彭城來降尋復失之

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已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又殺行臺高詵稱帝改元天啓使臨淮王彧爲都督以討彭城三月上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衆軍法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法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初

朝之

帝納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及淑媛寵衰怨望密以告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常懷異志及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沒救綜引軍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此邊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六月綜夜出步投彧軍及旦齋內諸閣猶閉不開城中求王不獲

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諸城目蓋曰自孫氏建國以迄於陳凡傳六代而所守不過三門欲進則守河欲固則守江處攻守之中圖進退之全則守淮蓋守江則已蹙守河則已遠蹙國而守非勇者不能遠國而守非強者不能孫氏君主俱豪兵鋒所向迎之者

破故能畫長江而守之魏人不敢南向其後宿將舊臣彫落繼及而其孫用之則危矣劉氏將卒俱精威震天下力傾五胡能分命虎臣列守河南拓拔赫連不敢顧眄而其子効之則敗矣故爲勇者爲能守近惟強者爲能坐遠如其未能莫若擇利害之中守兩淮之地據地險待天時天下無費則淮南可以蔽江南淮北可以通青齊天下有變則分命大將將淮北之衆可以出冀岱搖青冀發淮南之師可以襲許洛取梁宋近固國本遠申主威此實攻守之基不可不固而兩淮之地南北餘千里分兵而守則力不足發兵而守則內可憂故欲守兩淮莫若守其本淮北之本在彭城淮南之本在壽陽若碩二鎮聚兵田蓄財貨大佃積穀守以良將以勢臨敵敵人則終不敢越彭城以謀淮南越壽春以驚江揚兩淮安則建康可以莫居故高城深池不必皆守廣土衆民不必皆攻善攻者攻其根善守者守其門攻而拔其根則枝葉不待搖而落守而扼其門則堂奧不待據而安南劉以來常守一城以莫兩淮佛狸雖以回山倒海之力孝文雖以吹唇沸地之威南臨爪步西向荆襄南來之勢意若無吳而回轅之日不能有吳之一民豈非敵之根本初未有差雖得其四支長淮限其外大鎮逼其內夏水忽盛津道無由聚兵積糧適爲敵餌故魏人不敢輕顯初欲輕棄彭城遠營青冀而尉元以爲憂孝文欲過彭城戍淮南而高閭以爲憂元英欲越淮外取鍾離而邢巒以爲憂此北人之所深忌而南人之所當守而梁武得之不甚重失之不甚惜任其去來不復顧念撥

根本而欲長存得乎哉

夏侯壹等攻壽陽元憲以壽陽降

七年正月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復遣豫

州刺史夏侯壹等攻壽陽十一月壹等軍入魏

境所向皆下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陳慶

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方五千口

臣燾曰梁之失計未有如失壽陽之謬也江左自薛安都
之變而失彭城常珍奇之變而失垂瓠慕容自曜之攻而
失三齊魏孝文之攻而失五都元英之攻而失義陽四垂
藩籬開徹殆盡而不足爲建康危者壽陽存焉耳壽春者
淮南之根本淮北既去則淮南當守淮南欲守則壽春在
所先圖譬之常人之家必有堂奧之居收貨財聚子弟以

朝九

四

壯一室之望四隅之地雖有傾敗而堂奧之勢不可不壯
壽春在當時江淮之堂奧也南引汝潁之利東連三江之
富北接梁宋西通陳許五湖之阻可以扞外淮淝之固可
以蔽內壤土富饒兵甲堅利壽陽安則淮北有收復之望
河南有平蕩之期壽陽一去盡江爲守使敵在吾耳目之
前伺吾轉眄之際則江陽荆襄其勢孤矣故壽陽在敵則
吾憂在我則敵懼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此兩家之所必爭
孫曹之敵壽陽在北南人爭之兵不虛舉毋丘諸葛繼爲
叛亂吳國因之以謀壽陽司馬兄弟親冒矢石不敢徐行
孫氏祖遜經營三世卒不能有而國并于晉者以壽陽在
晉羊祜杜預得扼吳人之吭而蹈其背脊於肘股之下也
晉自五馬渡江開國一隅而壽陽得失常爲之戚休祖約

入于此而庾亮不得安居表直入于此而元温不得莫枕
石勤符堅皆困于此而不得進自宋以來宗室繼守結甲
聚兵惟恐其闕索虜垂涎江南爲日久矣恫疑虛喝而不
敢前淮南之兵有以虞其後爾李何蕭奇季彝主不君
孽君外叛以壽陽入于魏而魏人攻亂得不能用復輸之
梁豈非正朔所在上天眷佑故要害之地不使在敵梁旣
得之可以爲恢復之漸不可復失矣昔者周有朔方之城
而詩人歌之曾有寶玉之得而春秋書之壽陽要害豈不
重於僻遠之朔方無用之寶玉哉梁之君臣不知愛重以
與侯景不甚顧惜使景因此以墟江陽一亂不復而江南
之勢遂去者以壽陽先也故曰梁之失計未有如壽陽之
謬也

陳慶送北海王顥還北

朝九

五

大通二年冬十月丁亥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
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臣燾曰君子不能爲機亦不能失機先機而爲則爲妄動
臨時而失則爲無功機會之來不可不察昔者晉文之伺
楚反國三年楚人出師遽起而乘之一戰勝楚遂伯諸侯
越踐之伺吳待之二十二年吳人往盟方出而赴之三戰
至吳終復大耻三年而用之君子不咎其速機已至也二
十二年而用君子不以爲遲機未至也機未至則嬰兒欺
女敵人開戶機已至則迅雷搏虎敵不能拒養兵以待機
因機以用兵故惟不動動則有功自群胡內亂五馬南渡
天下遂餘二百年而不能混一者失其機也自晉迄陳有

大機四而南人不知乘不亦惜夫方晉元帝之初中國無
政蛇豕肆毒石勒初得中山造次未定而祖逖方在河南
謀爲進取晉之餘民昂首傾耳想聞官軍之鉦鼓逖若乘
賊勢之未定因民心之深望掃河南之衆推鋒而前則石
勒可禽乘破勒之勢則劉聰玉彌之徒破膽而不敢戰矣
而逖方且君主相允軍師不出以至身死不能成功因使
劉石之徒遂爲深根之寇此其所以失機者失之於念私
延及孝武符堅提北國之衆投之泚水返國未安姦冑未
除慕容姚氏爭爲割據此連雞不能俱飛鬪虎可以兩斃
矣晉若乘之可以雙舉晉人蹈機而不知發幻度方且出
婦漕粟以慰符不之窮劉牢之方且策馬過澗以增慕容
之勢鼎足之形遂成中華之民重困此其所以失機者失

文九

文

之於氣怯延及於宋高乘夫之厭亂民之惡敵出兵四征
芟夷殆盡惟赫連拓拔而膽已破矣宋武若能用戰勝之
銳以乘不敵之勢秣馬厲兵問罪四方則五胡遺種可膏
斧鉞西北餘民可使返冠帶而武帝未忘其漁樵之志猶
顧念江淮之地奔走還師以秦遺人事機之會一失南北
之勢遂分此機之失失於志卑延及於梁武天厭索虜禍
其社稷女主專朝逆胡興兵君臣內亂無暇外圖南人若
乘其間復收侵地發江淮之衆以衛燕伐徐命荆梁東西
齊舉則混一之期指日可冀而梁氏父子方且高談釋老
專營佛寺天下万事無意經畧遣偏將提輕兵淦入虜庭
不復繼援以敗其成功此其所以失機失於志荒機會之
來豈可數得而屢失之可不深惜蓋天下之事德均則論

勢均則論機而二百年間四失大機故有志之士莫不
惜於斯

納東魏侯景降

中大同元年河南大行臺侯景素輕高澄嘗曰
高王東魏勃海獻武王高歡在吾不敢有異王
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失事及歡疾篤澄爲歡
書以召之景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遂
擁兵自固太清元年王月歡卒景自念已與高
氏有隙內不自安據河南叛歸于魏澄遣司空
韓軌督諸軍討景二月魏以景爲太傅河南大
大行臺上谷公庾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
來上表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羣臣廷議尚書

朝九

七

僕射謝率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
納其叛臣切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
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
國家如金甌无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
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
御宇南北歸心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若拒而
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
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周洪正善亡侯前此謂人
曰國家數年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
矣二年秋七月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朱异爲

名

臣壽曰智者能弊敵而吾受其利不智者徒自弊而何利

之是云越之弊吳闢其民而已秦之弊諸侯闢其交而已漢之弊項羽闢其君臣而已使自糜爛我乘其弊故不勞而功成不戰而敵破南北相持戰爭歷年而不能相并不知所以弊之也當高歡之死侯景分齊國之半求援於梁以闢其君此可弊之會而亦利害之機智者所當審處夫以景之凶事齊齊不容之魏魏不內我若受之是代受其禍以景之才而河南之地密爾淮甸我若辭之則禍起目前故受之則變遲而禍大辭之則變速而禍小辭受之間利害之機不可不謹蓋景之南來非惟藉南之勢以復讎於北亦恐南與北通而前後覺之也為南計者莫若用漢之所以御匈奴用唐之所以待李者遣行人為卑辭以推之曰區區小國豈可臣矣哉欣戴有德掃除暴亂君若出

朝九

八

河南之甲以快意於北則國請以賦從興師問罪願為前後之援事定功成永結兄弟之歡景得此則必喜而禍偏萃於齊矣使昏虐君臣相魚肉我因其隙收兩淮復三齊繕甲治兵以待其釁可以坐享其利何苦而信不誠之言冀无妄之福其始也穰崇尊大惟恐不至其終也規圖掩取惟恐不深方其微而尊之使強及其盛而激之使怨使不圖之終成大禍而為人之利焉可謂之智

上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正陽侯淵明請行許之

大清元年八月乙丑下詔夫率伐東魏遣南豫

刺史正陽侯淵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

督諸將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在外

聞之入曰鄱陽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上默然
曰會理如何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
上聞不悅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
自以皇孫復爲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
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爲都
督上命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旬日而成十一
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金
門郡公潘樂爲副以慕容宗紹爲東南行臺與
樂偕行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
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
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
與東魏戰紹宗擁衆數千不敢救遁還紹宗將戰

補本

九

一一引將卒謂曰我當陽退誤吳兒使前尔擊
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乘勝深入魏將卒以
紹宗之言爲信爭共掩擊梁兵大敗淵明胡貴
孫等皆爲東魏所擒

巨燾曰蒲柳之資不可以經嚴秋蔓葦之草不可以逆怒
風當危亂之世欲建非常之事故非常才之所能勝故漢
之興爲漢爭天下者而代仲不與焉唐之興爲唐爭天下
者英衛而神通不與焉二主非不愛其親時有不可以梁
武當戰之初時爲進取之舉委任英豪猶慮無成而况淵
明會理之不才居無事時猶當富貴之不及以改况當多
事之際而使之握兵柄司民命任安危之寄正嗚呼納侯
景之非宜用會理之非才武帝皆明知之矣冒而爲之不

領其害天豈奪其魄耶乖錯謬戾何至於此

侯景敗還據壽春

泰清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士卒不樂南渡其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曰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景旣敗不知所適時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固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我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爲鄉導壬子景

謝九

十一

夜至壽陽城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旣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謀可說而下也乃遣壽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閩外之累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存縱使獨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

臣壽曰壅水當壅之於源治病當治之於微泛濫而後治

則神禹不能為功膏肓而後救則扁鵲不能為術故智者
欲其辨之於早也侯景之凶其處心積慮固非一日五尺
童子皆明知其心而武帝不知也及其渦陽敗績匹馬南
還誅守將奪壽春不以事上聞反形見矣武帝固當少悟
而徐為之計當此之時景兵新敗銳氣未復初得壽陽士
心未定若乘敗氣之未復眾心之未定命將出兵而問其
罪間結壽陽士心使為內應內外蹙之則侯景之命一夫
可制此之不圖俟其徑度采石直指建康而方欲折筭筭
之不亦晚哉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九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十

岳陽王詵與湘東不和求援於魏魏人遣將經畧

江漢

三年十一月岳陽王詵既與湘東王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州庸丞相秦令東閣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晉晉懼遣其妃王氏及卅子寮為質於魏秦欲經畧江漢以開封符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諸軍事鎮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沈騶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札守之帥眾一萬趣襄陽秦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晉

目燾曰君子志於義而利自隨之小人貪於利而姦以濟之姦逆之謀利未至而害及焉惟君子能長有利昔者晉有驪姬之難文公在翟惠公在梁及奚齊不終秦人里克欲納文公文公辭焉欲納惠公惠公許之外以賂許其敵內以賂許其臣區區之心急於得國既得之後而不能償其所許外憤內怨卒不能安文公徐起而收之安有晉國以伯諸侯故君子之不欲速所以久不見小利所以圖大利也當梁蕭之季因循之間以至失國而百姓未嘗一日亡之蕭豈以武皇之孫擁襄雍之地布德行惠以招故國之民伺湘東之隙則復大業雪讎恥安患不成而借寇讎之兵而害其懿戚既而折地失位受制於敵為後世笑其所謂利果何在哉

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叛上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益州遂陷

世祖孝元帝承聖二年上聞益州刺史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爲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負照之謀負照時鎮巴東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爲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恭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尉遲回獨以爲可恭乃遣回督原珍等六軍甲士万二千騎万匹自散關伐蜀

世祖曰連城之壁照乘之珠途之人知其不可以示盜賊况國之利器可輕以示敵乎故三監嘗叛周而周末嘗借兵於獵抗七國嘗叛漢而漢未嘗借兵於匈奴惟唐肅宗用回紇德宗用吐蕃其後入京師掠鳳翔欲借其利反爲之害蓋示以利柄生其貪心則其爲禍誠未易言梁魏之際蜀之在梁梁之寶也深閉固守猶懼敵之窺焉而明示之使之兼并是元帝之智曾不若途之人也况武陵之變王陳諸將自足以制其死命何必以利資敵而自爲之駭除哉

元帝都江陵

八月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尉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愨御史中丞劉焮諫曰建康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

及也。上令朝日議之。黃門侍郎周洪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日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頓階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荆人，皆曰：『洪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洪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內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思太守朱買臣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吉，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厭穢，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臣燾曰：王者必居形勢之中，以為四方之望。商都亳，周都洛，秦漢都長安，天下之中也。魏居許，吳居建康，蜀居成都，一國之中，孫權蓋欲都鄂，而劉備不可溫嶠，欲都會稽，而王導不可以為建康之地。前枕大江，後倚百越，左擾泗海，右連荆蜀，緩急有變，左右前後迭為屏蔽，此於形勢之中，王者之居也。而元帝有如此之勢，不能居之，願戀舊鎮，不忍輕去，不知蜀雍既去，楚為孤立，介居一陲，前後無援，是自閉於穴中也。欲不亡，得乎哉？嗚呼！項羽念霸楚而失關，中梁元念江陵而失建康，皆以匹夫之智，遂失天下之勢，以至身亡，豈不愚甚矣夫！

魏立梁王詵為梁王，資以荊州，而取其雍州之地。

三年冬十月，魏立梁王詵為梁王，資以荊州之

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營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警倫禦內實防之警將尹德毅詭警曰魏虜貪憚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今魏之精卒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遂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王僧辨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剝刻之間大功可立晉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警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朝十

臣肅曰周之取梁幸也非智也臣謂其智於取雍愚於取荆其不敗於荆者幸也梁以襄陽爲雍州其地北接宛洛跨荆楚襄陽旣去則江陵受敵旣危則建康可憂楚之北門吳之右臂周瑜嘗欲據之以蹙曹操關羽嘗欲取之以震許洛元魏嘗欲圖之以搖荆沔古之英豪所以勤身殲民百戰而爭其不可得者不幸天欲禍梁兄弟內亂自納於周周人從之不待其言安得不謂之智而當是時比有高齊南有王陳諸將輕出其兵越人之都謀人之國若岳陽從尹毅德之言則齊人殲于遂之禍見于目前西北之寇亦起而軋之周之爲周或可寒心安可不謂之愚嗚呼以累世之敵一言來赴其意豈世梁哉蓋欲虜虢我也而梁人不悟始也爲之役中也聽其命始終不悟自墮其計

中可謂幸矣

陳論

臣竊曰。呂嘗論南北之際。宋梁為強。齊陳為弱。梁固強矣。而宋最強。齊固弱矣。而陳尤弱。江南建國。蔽之以淮淝之阻。則藩維乃固。制之以巴蜀之險。則上流乃安。齊雖云弱。蜀猶在我。裴叔業之未叛。淮南尚未失也。自侯景之亂。梁室遂微。高齊遣辛術掠江淮。藩維之勢無復存矣。西魏遣尉遲迥入益州。上流之援無可恃矣。及後梁國于襄陽。又遷于江陵。則扼吾之吭。折吾之脊。不得高枕而卧矣。此陳之所以尤為弱也。宣帝大建中。雖命吳明徹乘高齊之衰。收復淮南。又欲經營徐兗。而乘周人滅齊。陳師敗於清口。由是自江以北。復于於周。夫荆葛之地。既以陷沒。上流不安。乃欲遠爭彭汴。其功之無成。宜哉。大抵吳蜀相應。如左右手。苟與人鬪。左手雖奮。而右無以應之。則不可望其能勝也。如有蜀則吳強。無蜀則吳弱。東晉以平齊勢。宋武必平護。縱至於齊梁。而無西顧之憂。其間惟陳氏無蜀。是以魏取劉禪。晉既伐魏。而因以平吳。周取蕭搆。隋既代周。而因以入陳。北方之能并南方者。晉與隋耳。則皆以無蜀而亡。然孫氏雖無蜀。而荊州無恙。陳既無蜀。又無荊州。故孫氏之禍。遂陳氏之禍。速所以畧異。蜀與荊州。其與天下重也如此。詎不信夫。

吳明徹伐北齊收復淮南之地

宣帝大建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

同。惟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壬午。分命衆

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裴忌監軍事統衆
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灑麁出歷陽齊人
遣軍救歷陽庚申黃法顛擊破之又遣開府儀
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畧救秦州辛酉戰于呂
綱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畧戰死甲子南
譙太守克石梁城五月己巳梁城降癸酉陽平
郡降甲戌徐擾克廬江城歷陽寤覺乞降黃灑
顛緩之則又拒守法顛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
進軍合肥望旗請降己卯齊北高唐郡降
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
內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蕪城
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
城降辛丑吳明徹攻壽堰肥水以灌城乙巳躬
環甲冑一鼓拔之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
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
質達攻濟南徐州克之十二月壬午復江北
之地

目壽曰江南之國六吳陳為弱而孫氏父陳氏蹙薦紳之
議以為孫權勇而能斷降議忠而能謀君主俱賢故能保
有江南以遺後人而陳氏主荒目謬刑政不立故不能永
世以為人駭除是不然以高帝之英豪斬侯景定僧辯南
劫齊師取梁國如反覆手繼以文宣之恭儉勤政而徐陵
吳明徹佐之君臣父子豈下孫氏而長短異効強弱殊勢
何吳得荆通蜀而陳失之也荆蜀居江之上流敵得之可

以順流而窺我。我得之可以據流而拒敵。呂蒙用於吳而欲收荆陸遜用於吳而欲收蜀。誠以利害之地不可不先圖。故陳氏之失。失在於急爭淮汴。緩圖荆雍。蓋淮汴之地。前限大江。猶在城郭之外。可以施扞禦之力。若荆蜀之勢。則竊發肘腋。直擣心腹。雖有智者。亦不爲之謀。陳人徒知乘齊之亂而圖淮南。畏周之強而緩荆雍。不知當此之時。周亦不得爲無事。強臣專政。幼主內憤。此可以爲之計矣。陳之臣主。若能遣辨士。損萬金。交關其間。使之君臣相爭。朋黨分立。內自爲圖。不暇外謀。則梁氏君臣孤立而已。我因其隙。移伐津之衆。攻而取之。乘破梁之威。率兵西下。徑出涇水。直指於都。則劍閣之道。自成斷絕。祖孫氏之餘智。收荆用蜀。進可以圖天下。何至於不能自守。捨此不爲。

空爭兩淮。譬如壞墻。修治補葺。未必可以禦寇。適足以自用。故孫權常欲上岸取徐州。而呂蒙以爲不可。欲擒曹休。震洛陸遜以爲不可。至於荆蜀。則圖之惟恐其後。守之惟恐其懈。彼其用吳。爲審於陳。是以能久。

吳明徹與周爭徐兗之地。明徹大敗。

大建九年十月。上聞周人寇齊。欲爭徐兗。詔吳

明徹督諸軍伐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摠管

梁士彥帥衆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

自守。明徹圍之。十年正月。明徹圍周彭城。衆列

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

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遏陳

船歸路。軍中凶懼。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

至時明徹苦背疾篤甲子決堰乘水勢退軍巢
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
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爲周人所
執將士三万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

臣燾曰凡用兵者吾之所長吾則出而用之吾之所短吾
則匿而置之此非善用兵者也吾欲用長而敵將不與吾
爭吾欲匿短而敵將強與吾角此其所用猶有所窮不若
因其所知用其所長昔者戰國之際晉悍齊怯孫臏因齊
人之怯滅竈以疑晉而寵洸禽三國之際魏勇蜀懦諸葛
亮因蜀之懦立法以制魏而仲達走可謂善用所長矣江
南之人雖城守有餘而野戰不足荆悍之氣實輕於進明
徹若能作其輕進之性與爲掠地之計簡輕騎率步卒使
勝則輕進敗則易退不幸而無功猶足以自全而欲以舟
車爲攻城之具水勢爲進退之資置所長暴所短以與人
爭軍敗身執自取之也

周師入寇江北之地皆沒於周

十一年冬十一月辛卯周章孝寬分遣杞公亮

自安陸攻黃城梁士君攻廣陵甲午士彥至肥

二戊戌周軍進圍壽陽詔開府儀同三司南兖

州刺史溥于亮爲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

都督北討諸軍事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

軍事豐州刺史臯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

癸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將軍

魯廣達帥衆入淮樊毅將水軍二万自東閔入

焦湖蕭寧詞帥步騎趣歷陽戊申韋孝寬拔壽
陽杞公亮拔黃城梁士亮拔廣陵辛亥又取霍
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陵爲大都督撫水
步軍衆乙丑南北充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
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
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尽没于

周

曰壽曰善取國者取之漸取而敵不知善守國者守於始
守而敵不議秦之取諸侯歲用十師而十萬之衆所爭不
過一城長平之戰殺人之將坑人之兵震動天下而其所
得上黨而已故秦之所攘取者不過尺寸而諸侯無其顧
惜不知日削月朘地尽而身隨之此秦之所以爲善攻而
諸侯之所以爲不善守周之取陳盖用是道惜乎陳人之
不早悟也方其取蜀取漢東取沔北既而江北之地又尽
取之斬其指爪而陳不知痛及芟夷殆尽方欲出兵而與
人鬪何其悟之晚也古之人尺地一民不輕以予敵恐其
浸淫疽食將及於心腹耳

隋取江南

隋高祖開皇九年正月乙丑朔賀若自廣陵引
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
艇五六十艘置於濱內陳人覘之以爲內國無
艇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
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
兵爲備旣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

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故弼之濟
江陳人不齋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霄濟采
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戊辰陳主下詔中外戒嚴
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
廣達並爲都督將兵領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
道士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拔京口辛未韓擒
虎進攻姑熟半日拔之江南父老來謁軍門晝
夜不絕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
進緣江諸戍望風並走己卯王世積以舟師出
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
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
委施文慶文慶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由是諸
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
土岡蕭摩訶軍最在北若弼登山望見衆軍因
馳下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
訶初無戰意唯李廣達以其徒力戰弼更引兵
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騎卒潰亂擒摩訶任忠
帥數騎迎降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
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時陳
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皆召入禁
中令屯朝堂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

呂夔曰聖人之於坎之豕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
王公設險以固其國故倚岳爲城塹海爲池高而不可攀
深而不可測此天地之形而王公之險不與焉雖使山海

四蔽而國家無政形勢不立敵人過之如涉平地譬之千
仞之山萬仞之淵而無龍虎之威則牛羊牧其上舟楫泳
其間而無所甚憚知其不足畏也故欲立國者先立其勢
不可犯而後國可守孫權宋武之所恃以守江南不恃特
萬里之江亦恃其法制嚴將卒勇而二魏之人不可輕犯
也江南自宋武之後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觀何欽容
之言視孝武之所爲而知風化之不厚觀任昉之彈四戶
諸鬼之目而知刑政之不立見元嘉之敗洛口之潰而知
軍旅之無素薛安都常珍奇之變裴升業亦欲爲河南公
而將帥無腹心之撫彭城之誅義宣之變重典籤之官而
宗子無維城之固民風國勢所立如此而又朝廷百官人
各有心四方萬里民各有意是以万里長江守之者無人
隋人取之如拾草芥積弱之勢有自來矣先王知險之不
可偏恃以守國也故明政刑立法制厚風俗上下立分官
主一心使國勢岌然敵不敢近故能藉天地之形爲長久之
計向使四代之君能因吳越之資倚江淮之固藉荆楚
之援明法立制務耕織選將吏修守戰之備君臣一心而
闢此人則混一之計何患不成何懼不能守乎

李侍郎經 進六朝通鑑博議卷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宋]李燾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5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45-4

I. 李… II. 李… III. 史評—中國—三國—隋代
IV. K230.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18658號

ISBN 7-5013-2045-4



9 787501 320455 >

書名 李侍郎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全三冊)
著者 [宋]李燾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fbx@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秋雨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開本 八

印張 三二七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045-4/K·506

定價 一三〇圓

